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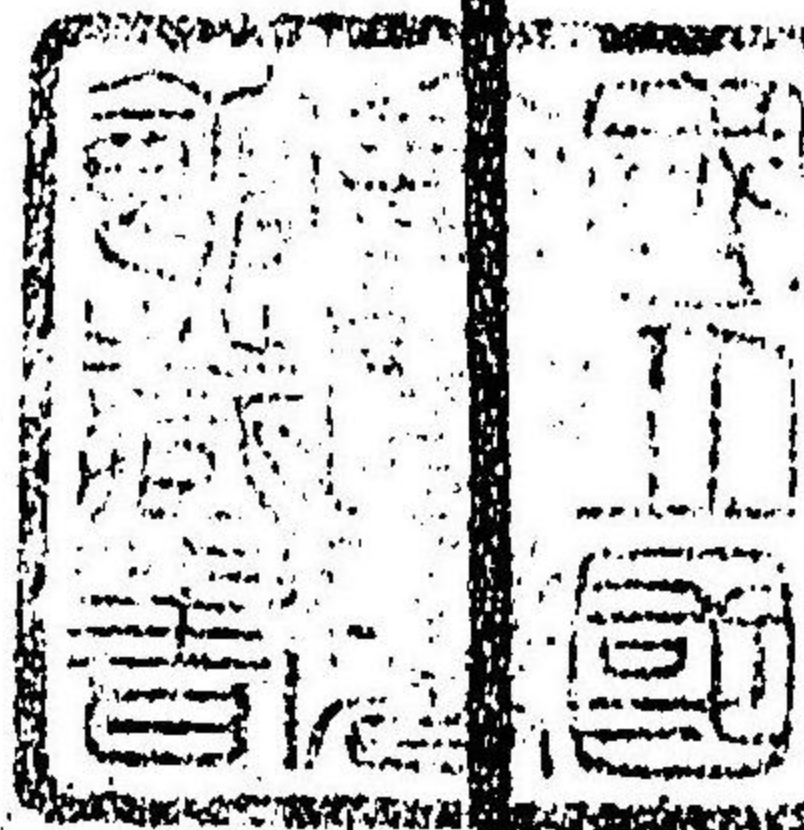
日本外史卷十一

足利氏後記

武田氏

上杉氏

武田氏源義光裔也。義光子義清。稱武田冠者。從父受射
傳。伯父義家之旗及無楯之甲。世居甲斐。義清孫信義。及
子信光等。從源賴朝起。數有戰功。與逸見小笠原氏分領
甲斐。賴朝移小笠原氏於信濃。以加藤氏代之。以及足利
氏之時。信光後十餘世。曰信滿。上杉禪秀之亂。信滿以與
之連婚。為逸見所讒。自殺。二子。信重。信長。信重與族父信



名其子勝敵

大和若最其心

元逃為僧。信長依加藤氏。與逸見鬪。足利持氏伐而降之。欲以其邑盡附。逸見將軍義持不肯。賜之於信元。信元死。子幼。其將跡部專國招信重為假主。結城之役。信重有功。新元守護。乃誅跡部。逸見加藤皆臣屬焉。信重後五世曰信虎。與駿河豪傑久島某戰而勝之。以是日生男。因名勝。千代長曰晴信。沉毅多權變。信虎愛少子信繁。欲廢晴信。晴信故為癡。狀以自晦。與信繁角材技。輒出其下。或伴墮馬為人扶起。諸將皆侮晴信。晴信獨與駿河國主今川義元相結。託義元其女兄夫也。天文五年。義元為奏請以晴信為嫡嗣。加首服。任大膳大夫。兼信濃守。十一月。信虎

酒信其意無用

再乘兵甲更足一筆以見上

同知信濃縣

出兵信濃。攻海口城。城主平賀源心善戰。信虎以兵八千攻之。踰月不能拔。會大雪。諸將議曰。時已窮臘。請班師。敵亦必不尾也。信虎從之。晴信請自殿。信虎笑曰。敵必不尾。而請殿如二郎。必不然也。晴信固請。以兵三百殿。後大軍數里止。舍親警其兵曰。勿釋甲。勿卸鞍。食於馬而後食。五更即發。唯吾所嚮是視。兵皆竊嗤之。曰。風雪如此。何警為。五更。晴信即發。還向海口。與三百騎冒雪馳。昧爽抵城源。心已散遣其兵。獨與百人留守。晴信分兵為三。自以一隊入城。二隊揚幟城外。應之。城兵不測其衆寡。不戰而潰。乃斬源心。以其首歸獻。一軍大驚。信虎不賞。曰。舍城而歸。怯

保無微作

晴信詐愚為

也。諸將心服晴信，而不敢稱其功。晴信仍有患色。信虎狂暴，賞罰無常，國人苦之。晴信陰與老臣飯富、兵部板垣信形謀，益結今川義元、義元素、病信、虎強、元欲助晴信而擅其國。信虎不覺也。七年五月，信虎欲逐晴信於駿河，因託之於飯富氏，而自適駿河。計之，義元、義素留信虎不返，而晴信自立於甲斐。諸宿將莫不順首聽命，而隣國聞變，欲乘其隙。信濃士民多去，附村上義清。六月，諏訪城主諏訪賴茂深志城主小笠原長時合兵一萬來攻。晴信令騎將原加賀留守而自以六千人出拒。荏崎加賀聚府中農商得五千人，人執一紙旗，鼓譟而出。敵乃退走。晴信寢驕恣。

忠獨清 叔報

因其能好者而極

可謂此操善謀

心不故易被

耽。宴。樂。喜。詩。賦。不。視。國。政。群。臣。莫。敢。諫。板。垣。信。形。稱。病。潛。延。一。僧。善。詩。者。於。家。學。詩。數。旬。乃。出。侍。宴。請。賦。詩。晴。信。不。信。強。請。而。可。立。就。五。題。晴。信。大。喜。曰。汝。何。遽。能。如。此。信。形。因。大。諫。曰。先。君。唯。無。道。故。為。君。所。逐。今。君。復。如。此。得。不。復。有。如。君。者。乎。晴。信。感。悟。遂。厲。精。為。政。十。一。年。三。月。義。清。長。時。賴。茂。與。水。會。義。高。舉。信。濃。兵。來。攻。諸。將。皆。懼。晴。信。曰。四。人。合。從。議。必。不。一。可。一。戰。而。破。也。乃。佯。浚。溝。高。壘。四。人。以。為。怯。進。入。境。內。晴。信。夜。發。乘。霧。雨。逼。擊。大。敗。之。四。人。再。舉。至。平。澤。又。擊。破。之。自。是。連。年。相。攻。晴。信。每。勝。晴。信。舉。山。本。勘。助。勘。助。三。河。人。眇。目。瘡。瘻。嘗。學。兵。於。尾。形。某。以。于。今。川。

義元容貌取者

少符堅見其猛相似

殺其為納女其子國何如耳

敵鋒甚銳其勢可免

氏駿河舊臣皆侮易之義元不奇也。勘助寄食數年。板垣信形聞其名薦之。晴信召見與語大悅之。即日與二百貫邑。賜名晴行。十一月晴信以晴行計取信濃九城。十三年以信形計誘殺諏訪賴茂而納其女為妾。明年生男勝賴。稱四郎。晴信有長男義信以為嫡嗣。使勝賴承賴茂。後十四年五月與小笠原長時及伊奈氏戰于鹽尻嶺。破之。十五年三月攻戶石城。村上義清將兵六千來援。我先鋒甘利備前橫田備中等皆敗死。我軍將潰。晴行說曰。敵鋒不可遏。使之右顧。則克。晴信曰。我兵且不從。令曷能使敵如我意。晴行請假後隊兵左旋而出。我清軍右顧。晴信

頗能臨機制勝

軍氣復振。進擊破之。晴行以功食八百貫邑。乃往駿河謝前。嗤笑者交口稱譽。義元悔之上。杉氏將士聞甲斐兵弊於戶石。以二萬騎踰碓冰嶺。晴信遣信形拒焉。而自繼之。九月擊破上杉氏軍。真田幸隆及子昌幸皆有功。晴信又用幸隆計。誘殺村上義清。精兵五百。十六年八月。晴信取志賀城。義清出軍上田原。板垣信形將前軍。戰勝不備。義清窺其怠。悉甲襲殺之。晴信赴援。義清率死士突入其麾下。與接刃。墮馬。終大敗。十八年八月。晴信略地上野。又與小笠原長時戰于諏訪原。走之。十九年三月。復略上野。聞長時復出而還。時今川義元與相模國主北條氏康婚。為

起下血脈
續無補綴之痕

氏康來請晴信曰。氏康與上杉氏戰。將取上野。願君勿先
焉。晴信乃與氏康。義元。連和。是歲。晴信削髮。稱信玄。信玄
引鏡自視曰。吾貌類不動佛。乃使畫史為已像。執劍及索
曰。我死。四隣襲入。視吾像。不敢加無禮也。信玄連攻村上
義清。又攻高梨。須田。島津氏。二十二年。盡略河中島四郡
地。義清等不能支。相共計。以為可敵。信玄者。唯上杉謙信
乃往投之。

上杉氏本長尾氏。平良文裔也。良文後十世曰景政。居鎌
倉。稱權五郎。以勇著東國。大庭氏。梶原氏。皆出於景政。景
政後五世曰景弘。始稱長尾氏。長尾氏嗣絕。養上杉藤景

為嗣。藤景本藤原氏。藤原重房從皇子宗尊。適東國。食丹
波。上杉氏因氏焉。子孫為足利氏外戚。管領東國。藤景其
庶會孫也。後臣屬於上杉氏。散處越後。上野。伊豆諸國。自
藤景而後。十二世曰為景。為景輔上杉房能。于越後。後以
事相隙。舉兵鬪。房能終死于兩溝。時永正三年也。房能兄
顯定。為管領六年。顯定與子憲總。率上野兵來討。為景為
景敗。走越中西濱。顯定留徇。越後士民不服。顯定推
高梨某為將。去歸為景。七年六月。為景與高梨合兵。擊憲
總于稚屋。破之。憲總走保。妻有莊。隨而圍之。顯定赴援。戰
于長森。敗死。憲總走歸上野。為景乃立上杉氏。庶孽定實。

敘謙信出與
信室同宗異
故可合傳

妻以其女置之上條城。奉之而已。居越中府內。徇越後。盡
下之。長尾氏始大。天文十一年。一向賊起。加賀與州豪林
椎名泰種。神保良衡。連兵叛。為景。為景自往擊之。至梅檀
野。賊將江波某。伴降。設筭于路。迎為景。陷而殺之。為景有
四男。長晴。景次。景康。次景房。季曰景虎。景虎幼字虎千代。
為繼。妻出。甫八歲。精悍有膽略。為景不受也。逐之。椽尾欲
以為僧。景虎不肯。學僧事。及為景死。諸將多屬意景虎。而
大臣昭田常陸者。自為景時。有權寵。利晴。景庸。暗與二子
黑田秀忠。金津某。及三條城主長尾俊景。謀立晴。景殺景
康等。景房出走。追殺之。貳城門中。景虎時年十三。亦走門

宮來。景傑。來者
不籍。附。隱。而成

生平。英。氣。異。區
一。概

已。在。實。德。年

者為匿之。簀床下。速夜發而出之。則熟眠矣。喚起。潛出入
春日山寺。寺僧挈之。逃椽尾。匿乳母夫本莊慶秀家。慶秀
與字佐美。定行。盡心保護。定行者上杉氏世將。好讀書。通
天文兵法。謂景虎可輔也。深相結託。既而景虎聞賊搜索
已不置也。則出避之。同從士十四人。為行脚僧狀。行滕穿
鞋而出。上米山。瞰視府內。曰。吾他日起兵。復國必陣于此。
遂至梅檀野。泣且拜曰。兒必夷滅仇敵。以慰冤魂。於是經
歷北陸。東山諸國。周視山川。城池形勢。圖寫齋歸。有告賊
以景虎所在。遣甲來捕。景虎與慶秀。定行謀起兵。修椽尾
城據之。聽命於上杉定實。十三年春。俊景秀忠將兵來攻。

一、理所宜道田
天授

借定行中言
其悉谷兵請讀
結百

東清史

景虎防戰大破之。斬俊景。走秀忠。十四年。遣神餘昌綱赴京師。請討賊。詔旨十五年。賊數來攻。景虎每戰輒勝。十六年。晴景遣族政景大舉來攻。定行欲出戰。景虎上城望之。曰。敵遠來。無輜重。非久留者。俟其將引去。擊之可也。夜半。政景果卻。景虎以三千騎開門出戰于下濱。走之。及米山。景虎按兵止。敵過嶺。鼓衆追擊。又大破之。定行謂諸將曰。諸君知主公按兵止。故乎。曰。不知也。曰。敵迫險急。則汎擊。聽其過嶺。乘高下擊。敵不能支。主公年少。臨機制變。如此。豈我輩所企及哉。於是政景降。晴景窮蹙。自殺。十八年。國人請景虎入府內。昭田等猶據三條。不下。十九年。景虎

此辭明其雅
然欲受先對別
蓋堅其理也

得諸將之請
也。可也。專權行令
以節嚴厲。威

攻三條。拔之。誅昭田。賊以餘兵保新山。黑瀧二城。欲遂攻之。會上杉定實卒。不果。二十年。遣將高梨貞賴。攻拔新山。誅黑田秀忠。宇佐美定行。拔黑瀧。誅金津。越後盡定。二十一年。諸將士共欲推景虎為主。景虎曰。吾迫於上下之意。與兄抗兵。不料其自死。而吾主越後世。謂吾篡也。今國內略定。別擇主可也。吾逃爲僧。以明吾志。遂削髮號曰謙信。將赴高野山。諸將士連署請其止。治國謙信曰。置君將用。其令也。不用令。無君可也。自今吾所令。莫敢或違。則吾肯止耳。乃與諸將誓。而入。明日。出令收專命大臣十六人。賜死于林泉。分諸將股粟。五月。任彈正少弼。敘從五位下。謙

以劉豫州得孔
北海書一解得
意

兩相形爲爾
健

信曰坐受官爵非人臣義也二十二年二月假路諸國率
兵二千經北陸入京師先詣關遂謁將軍義輝五月歸村
上義清與高梨政賴須田親滿島津規久等自信濃來投
請謁謙信言曰僕等爲武田信玄所侵凌容身無地側聞
公威名願賜一下手救援謙信曰諸君豈爲人下者而來
託於我是知我也我今略定內亂念賀越吾父讐常欲屠
此二國遂樹幟京畿是吾素志耳雖然遇知我者而不爲
出力非丈夫也因問義清曰信玄用兵何如曰信玄行軍
不貪程頓每戰要勝於後謙信曰彼要後勝意在拓地也
吾則不然遇敵輒戰要不枉其鋒耳於是下令國內以十

兩相對各盡
其長

挑戰詞不駁
隨

答書

月十二日治兵小田濱將八千騎入信濃放火武田氏屬
城十一月朔進陣河中島信玄聞之請援於今川氏將步
騎二萬出兩宮渡使山本晴行等四人覘之返報曰北軍
銳甚君宜厚集其陣不戰屈之信玄從之兩軍夾水而陣
謙信挑戰信玄不出相持二十七日謙信遣使者言曰吾
聞公用兵所嚮無留陣而何獨不與我決乎我於公非有
怨仇特爲義清輩敢問公何以奪彼地公不欲與吾戰則
還地於彼不欲還地則與吾戰信玄答曰公庇義清真爲
高義雖然晴信而未死公不能成志也公欲戰則自公始
謙信曰諾乃決議約詰朝會戰即夜傳發以七隊合爲圓

寫戰西不相下
其後遂敵乎

五聯姻姪為精
有之勢

陣平明度橋而進信玄勒十四隊迎戰自卯至未爭橋相
逐勝敗不決謙信分兵渡上流出甲斐軍後甲斐軍顧之
退去橫田源助板垣三郎等及駿河七將皆死而越後兵
亦多死傷引兵歸先是謙信數出兵越中而未得志是歲
使使招降能登國主畠山義則以女兄妻之取其弟義春
子養之稱彌五郎實質之也是時所管佐渡及莊內會津
盜起遣兵擊平之二十三年五月信玄與小笠原長時戰
于桔梗原勝而降之長時終出奔京師信玄以女為北條
兵康婦為長子義信娶今川義元女於是二國相共翼武
田氏以奸謙信而信濃客將樂崇寺布下和田等陰通謙

先為謙信戰作
勢

必謂信玄勝矣
不意短兵相接
忽爾一將突出
氣勢如龍
以國聲見
其形

信謙信出兵清野縱火鼠子驛聞客將事覺被誅乃還八
月謙信復以八千騎入信濃曰吾此行必與信玄親戰決
雌雄耳進渡犀川陣既望信玄以二萬人出與之對固壘
不出間日謙信使村上義清等夜伏兵而曉出采樵者近
甲斐壘甲斐兵出追之陷伏皆死諸隊隨出乃大戰終日
十七合迭有勝敗信玄潛下令張經犀川而渡伏旗幟徑
蘆葦中直襲謙信麾下麾下潰走信玄乘勝而進宇佐美
定行等以手兵橫擊破之擠之於河信玄與數十騎走有
一騎黃襖騮馬以白布裹面拔大刀來呼曰信玄何在信
玄躍馬亂河將逃騎亦亂河罵曰豎子在此乎舉刀擊之

轉勝為敗
急無措皆能
曲傳神

使謙信願其後
爽政必勝

信玄不暇拔刀以所持麾扇扞之扇折又擊斫其肩甲斐
從士欲救之水駛不可近隊將原大隅槍刺其騎不中舉
槍打之中馬首馬驚跳入湍中信玄纔免武田信繁聞信
玄危返之呼騎索戰戰死之是日兩軍死傷大當而信玄
被創夜收兵退後獲越後捕虜言嚮騎乃謙信也弘治元
年四月信玄攻降木曾義高以女妻之二年信玄取伊奈
郡於是盡定信濃以高坂昌宜守貝津城以備謙信謙信
為武田氏強敵第一諸將因榮昌宜也三月信玄謙信復
對壘河中信玄與山本晴行等謀曰我分兵遠出越後軍
後鼓譟逼之而以本軍夾擊必大得志乃令信濃客將保

此計不成矣

謙信勝於
霧中未為大勝

信玄空為敵

科彈正等以兵六千夜度戶神山時月黑迷失道不能達
謙信見甲斐軍夜變人馬有聲也潛起擐甲傳令舉八千
騎出五鼓詣信玄牙營會天大霧謙信自霧中直斫營而
入營驚潰斬山本晴行等六將而天明矣客將兵達上杉
氏營營無隻騎顧聞河中戰聲如雷則還渡筑摩河出北
軍後甲斐軍望見乃返夾擊北軍北軍敗走追逼之犀川
北軍輪轉返戰包追兵將盡之甲斐後軍橫擊救之北軍
乃倒隊而退宇佐美定行植幡渡口護之盡濟甲斐兵疲
不復追擊八月謙信復出河中使村上義清等營舊戰處
而自進過河背水陣信玄知其志在必死不敢出戰其候

各軍計高兩
知爭鋒的是
匹敵

權且罷兵

騎報曰北軍積薪如山信玄令諸將曰敵中夜有火舉慎
勿進擊進擊者族及暮候騎又報曰北軍掃營荷擔將去
諸將爭請追擊信玄曰謙信豈迫暮掃營者擊之必敗其
夜北軍火起甲斐軍不動天明望見北軍疏行首嚴陣而
待諸將乃服信玄信玄謀設伏兩山間挑戰佯敗誘敵入
山瞰射殲之乃夜設伏而明縱馬入北軍中出輕卒追之
謙信不出信玄慮兵老有變乘夜退入上野原謙信舉軍
追擊信玄返戰殺傷相當交收兵歸甲斐越後兵連不解
兩國士民患之皆願講和今川義元為周旋之謙信將有
專於關東及越中於是和成永祿元年三月謙信自將入

為氏虛獲食將
盡憲政為將相
許得順適
得其意也

法家

越中。越中加賀將士交請降許之。先是上杉憲政數與北
條氏康戰。每戰輒敗。關東盡屬氏康。憲政欲請援於謙信。
是歲秋。憲政走入越後。求見謙信。謂之曰。吾管領八州十
二世。於此卒為一氏。康傾覆。求四隣可報氏康者。獨有公。
與晴信。而晴信氏。康方親。吾是以相怨。以歸公。公能為我
復仇。謙信曰。敢不竭力。當是時。謙信未得志於信濃。加賀
越中亦未服。而許於憲政者。欲以掩為景之惡也。乃築館
北川。以寘之。憲政與謙信約為父子。謙信於是稱上杉氏。
又授以其職號。謙信辭曰。事成受之。未晚也。於是會將士
議。使人謀北條氏。聞氏康每戰用奇。曰。彼用奇。吾用正也。

日本外史 卷之十一

李賜酒將軍許
乘機與源賴隆
隆

氏原自進軍

十月將兵入上野。陷廐橋沼田等五城。復平井據之。發使
京師告東伐事。且請攝家一人為關東主。而已輔之。如北
條氏故事。二年四月。再入京師。營于坂本。五月朔。詣闕。天
子賜酒。侑以寶劍。名五虎。請前關白前嗣東下。見許。又謁
將軍。命管領關東。比三管領許乘篋與執朱柄。麾賜已偏。
諱改名輝虎。三年五月。謙信自將攻和田城。未下。遣長尾
政景侵武藏。九月。前嗣來館于至德寺。於是謙信發二萬
騎陣泉福寺。北條氏康大舉禦之。本莊繁長以所部為先
鋒。接戰。相摸軍卻。諸隊繼進。謙信以麾下自中路進。與氏
康戰。大破之。關東素傑。應為報捷。越後迎憲。政居之。廐

氏原自進軍

謙信雖英銳無
將軍謀

高祖親起信
聖和

橋牙城。而自居其郭。四年正月。關東將士賀正。廐橋遣兵
攻古河。拔關宿河。越諸城。三月。謙信部七十六將。兵凡十
一萬。進入相摸。太田三樂。小幡憲重等居前。建牙于高麗
山下。北條氏遣死士狙擊謙信。謙信覺。捕之。縱還。遂圍小
田原。氏康不敢出。謙信脫胄。穿白布幘。騎白馬。執朱柄。麾
馳入諸隊。指揮軍事。關東將士竊指目。語曰。此公視吾曹
如蟲蟻。寧可終戴乎。當是時。信玄在輕井澤。飯富兵部說
曰。謙信威燄如此。北條氏必亡。則我亦危矣。君宜及小田
原。未陷。引兵出三增嶺。直當越後。中軍得勝。大善。即不勝
亦足以伸義。天下信玄曰。不可。謙信用兵迅速。得之天資。

眼規定酒燭盡
遺信竟識不
凡

而無老成之計。關東將士必不能堪。終當歸氏。康汝暫待之。宇佐美定行說謙信曰：城堅我深入久，頗恐有變。宜及今收兵。從之。新發田治長年少，為近習，自請為殿。氏康不敢尾擊，乃入鎌倉，詣鶴岡祠，觀源氏北條氏舊圖，索故物。小八葉車載前嗣，而謙信騎從焉。關東將士擁衛前後，小幡憲村操刀從。千葉國胤小山政朝門閥最高，爭坐次不決。訴於謙信，謙信判曰：在八州之士，千葉氏可為首。小山氏不可為尾。二人不能爭，忍城主成田長泰稱源賴義故事，立馬祠前以待。從士曳長泰下馬，拳之。長泰慚恚奔歸。諸將叛歸者相繼，謙信還至武藏府長泰與北條氏兵尾不出，信至武藏府。

不出信至武藏府

擊之。謙信令委糞輜重於道，敵爭取之，因蹂躪而過。入平井。四月，以憲政歸越後。六月，關東諸將復附氏康，來攻平井。謙信聞報，即發潛軍由梭師谷出，比曉擊北條氏軍。待前軍戰半，自以牙兵旁出，橫擊中堅，使別將遠出其背。氏康敗走，復白井。廐橋諸城而歸。謙信之攻小田原也，北條氏使使請信玄北侵。越後以牽其勢，信玄乃令高坂昌宣焚掠疆上。謙信大怒。四年八月，復出信濃，壘于西條山，堰水為池，以備貝津敵。信玄與義信將二萬騎來陣，兩宮渡以絕其歸路。越後將士說曰：利在速戰。謙信不肯，居三日。信玄收兵入貝津，以瞰謙信歸。謙信自若也。信玄謀曰：謙

補幹前事窮
用異徑御時
正友

信蓋待吾變不動其軍也吾伏兵河中而別軍自貝津直往攻西條則謙信無勝敗必引兵北歸而吾承救慶戰謙信可擒也越後謀者報曰甲斐軍出貝津南行矣謙信召諸將問計直江實綱曰彼國內有變故乘夜引去耳當邀擊之宇佐美定行齋藤朝信曰不然彼蓋為二軍欲及吾踰河夾擊之也語未畢謀者又報曰甲斐軍渡廣瀨上河

復

此屬別徑自行

中陣矣謙信謂二人曰如汝言吾將出其意外也乃置疑兵山上而全軍啣枚縛馬舌涉兩宮渡遇武田氏斥騎十七人盡斬之進壓信玄軍而陣使本莊繁長色部長實等將二千騎陣筑摩河岸甲斐別軍已向西條山信玄俟報

謙信之操先着

信室有氣信兵

不能

至曉曉未辨人色見謙信牙旗在前將士皆失色越後軍鼓而進聲震地信玄不暇易其陣以弓銃力拒謙信常憾向斫信玄而不遂也欲必決死自抽牙兵前逼信玄麾下麾下潰亂赴犀川荒川伊豆逼擊信玄信玄脫走謙信追之義信以二千騎尾謙信後甘糟景茂等擊走義信謙信既克休止傳餐義信又以殘兵返襲敗之斬越後將志田義時以下數十人謙信執槍親關本莊繁長等來援復擊走義信或說貝津敵夜出乘我疲宜急收兵謙信不肯背犀川陣次善光寺三日遣使信玄欲再決戰甲斐將士又有請焉者信玄皆弗聽五年三月北條氏康請信玄合兵

無守將不濟

攻松山。松山太田三樂屬城也。三樂與長尾謙忠在廐橋。令上杉憲政庶子憲勝守之。告急於謙信。甲斐卒將甘利氏臣有米倉丹後者。束竹爲楯。以扞銃丸。諸隊倣之。遂陷松山。降憲勝。而謙信方至廐橋。問三樂曰。松山何如。曰。陷矣。謙信大怒。瞋目按刀而跽曰。汝以怯夫守城。使吾不及事。是辱我武也。吾寧與汝死。三樂懼伏。不知所出。乃上松山糧仗籍。及憲勝質子二人。謙信左手捽二人髮。而右手斬之。收刀復問曰。敵軍幾何。曰。五萬人將帥誰某。曰。信玄。義信。氏康。氏政。謙信笑曰。與吾敵者二人而已。如氏政。義信。吾直以刀背一擊足矣。抑近地有敵城可攻乎。曰。私市

長取一城足解憤

城距此十里許。謙信曰。可攻也。卽親將赴攻。三樂從之。綴舟濟刀根川。旣濟。毀舟。過信玄。氏康軍前。遣使言曰。二公攻松山。而僕不及援。僕深愧之。不敢徒歸。今往攻私市。二公幸見。要。不答。乃傅城四面。齊登。一晝夜。拔之。斬城將小田朝真。虜三千人。以志田春義代守。還遣使。二氏軍曰。僕拔城而還。猶可以一戰。二公豈有意乎。甲斐軍鼓譟。謙信免胄下馬。徐行而還。至廐橋。召長尾謙忠曰。三樂從我。汝何不從。拔刀斬謙忠。屠其衆二千。使北莊丹後代守。然後歸。氏康謂信玄曰。公何以不戰。曰。吾與公敵。一謙信雖勝。可愧也。信玄從容與氏康語。因問之曰。河越之戰。公以一

此行為究非夫

以英雄自命

出語已知其底蘊
社能者固然

此舉不可少

軍克兩上杉氏願得聞其詳。氏康曰：公在焉，僕何敢言。信玄固請曰：欲使兒聞之。氏康乃談其戰略。信玄稱善，還至其營。謂馬場信房曰：氏康手段吾得之矣。六年，信玄出兵上野，取蕞輪松枝諸城，又略飛驒，降其豪族。江間常陸而白谷氏納款於謙信，謙信於是與信玄分領飛驒。謙信自將入越中，拔松倉小出，獲嘗殺為景者。江波氏合其族十人，盡誅之。梟首梅檀野，祭告為景。是歲，謙信入上野，取伊勢崎。四月，入下總，攻臼井，與北條氏援軍戰，走之。先是，常陸小田氏治屬謙信，已而歸款北條氏。謙信怒，七年正月朔，冒雪發越後，入常陸，攻陷小田城。二月，攻佐野。昌綱

於上野。五月，北條氏康來援，逆擊走之。降昌綱。會足利氏使者來傳敕旨，諭上杉武田北條三家講和息兵。八月，謙信自巡視信濃境。上信玄亦出對營，兩家諸將交說其君曰：君以四郡故，與強敵構兵十二年，多喪士卒，祇為四鄰之幸，無為也。二人然之，乃約各撰一力人，使鬪。勝者取河中。上杉氏力士鬪勝，信玄乃獨取具津一城。其餘盡屬謙信。謙信乃復村上、義清、高梨政賴等，按其故邑。謙信築精舍于春日山，號不識庵。盡牌將士殉難者，自弔祭之。先是，謙信使長尾政景守上田，備信玄已而忌之，有告其謀叛者，乃召諸親信密議誅之。宇佐美定行諛曰：政景叛狀未

思而殺之非其謀
叛者

表明其故

度重險隘輕生
好殺之流

人有子恐其不育
豈用之者緣能
遂父惡心為子
逆也

著。誅。之。恐。招。騷。擾。上。田。要。害。折。入。武。田。氏。君。又。負。殺。姊。夫。
之。名。謙。信。不。聽。使。定。行。圖。之。定。行。乃。歸。其。邑。野。尻。招。政。景。
觀。漁。湖。中。以。漏。船。迎。載。捉。政。景。同。溺。宣。言。私。憾。相。殺。因。沒。
入。定。行。邑。而。陰。祿。其。子。收。養。政。景。子。景。勝。令。鐵。安。朝。代。守。
上。田。河。中。島。之。役。謙。信。為。武。田。義。信。所。襲。敗。曰。吾。乃。輸。小。
兒。本。莊。繁。長。長。尾。藤。景。有。救。援。之。功。又。竊。笑。之。謙。信。惡。之。
誅。藤。景。繁。長。自。危。叛。據。其。邑。遣。兵。討。之。作。距。堙。圍。守。數。年。
而。降。義。信。勇。敢。善。戰。將。士。歸。心。信。玄。忌。之。恐。其。倣。已。也。勝。
賴。以。庶。子。陰。有。奪。嫡。之。志。乃。與。飯。富。兵。部。之。弟。昌。景。謀。使。
人。誣。告。義。信。教。兵。部。就。軍。陣。圖。信。玄。昌。景。證。之。信。玄。囚。義。

然其惡必矣

此以英雄不能招
地也為兩相牽制

信。盡。誅。其。親。信。賜。兵。部。死。屬。其。部。兵。於。昌。景。改。氏。山。縣。終。
令。義。信。自。殺。歸。義。信。妻。於。駿。河。今。川。氏。始。惡。於。武。田。氏。武。
田。氏。既。不。慮。上。杉。氏。而。其。兵。西。出。矣。初。信。玄。謙。信。共。欲。伸。
武。於。中。原。而。兵。結。不。解。未。暇。及。焉。謙。信。之。再。入。京。師。也。三。
好。長。慶。權。勢。方。熾。家。臣。松。永。久。秀。專。政。其。吏。徒。途。遇。謙。信。
不。禮。謙。信。命。從。士。斬。之。因。密。啓。將。軍。義。輝。請。除。長。慶。久。秀。
義。輝。雖。不。能。決。心。倚。賴。之。久。秀。等。頗。聞。之。懼。八。年。義。輝。密。
使。使。召。謙。信。久。秀。等。大。懼。欲。及。其。未。來。行。大。事。遂。弑。義。輝。
義。輝。弟。義。昭。逃。走。近。江。九。年。以。書。來。託。謙。信。以。興。復。議。不。
輒。成。義。昭。遂。依。織。田。信。長。於。美。濃。信。長。擁。義。昭。入。京。師。遂。

謙信不能笑

事者在

不從長者識

能屈能伸信長
不愧英雄

此機會也不答
恐交歸乎

略定近畿。頓致強大。願恐謙信。信玄議其後。又自知非二人敵也。乃傾意結信玄。以控謙信。使幣相踵於甲斐。信玄知其意。動輒敗約。欲西其兵。信長患之。乃送其季子秀勝為質。以女妻勝。賴生信勝。及義信死。立信勝為嫡嗣。而勝賴護之。信勝母死。信長又請為其子信忠。取信玄女。信玄與織田氏婚。遂與今川氏絕。先是今川義元與信長戰。敗死。其子氏真暗弱。任嬖臣三浦義鎮。國人不服。我德川公嘗屬今川氏。亦去屬織田氏。兵力日強。是時信虎猶在流寓。信濃使人言於信玄曰。駿河亂。將為德川氏所有。汝宜先取之。信玄不答。信玄國不濱海。仰鹽於東海。氏真與北

受夫為願死
明為落

條氏康謀。陰閉其鹽。甲斐大困。謙信聞之。寄書信玄曰。聞氏康氏真困。君以鹽不勇不義。我與公事。所爭在弓箭。不在米鹽。請自今以往。取鹽於我國。多寡唯命。乃命賈人平價給之。信玄使間者伺駿河曰。可取也。陰招國人約為內應。十一年十二月。引兵南入駿河。軍八幡坂。氏真舉兵拒清見寺。軍潰。走歸府中。遂走掛川。信玄欲隨攻之。而慮氏康來救。乃止。軍府中。取諸降附。任子送致甲斐。聞庵原某嘗與山本晴行交。召問要地可城者。以久能及興津答。乃城之。氏康果以大兵來爭駿河。以復氏真為名。信玄留兵守府中。而自軍興津。氏康軍薩陞山。相持未戰。信玄曰。氏

深智備

暑為勝

六者皆實言

康數與兩上杉戰用兵遲緩易與也因飲將士酒問曰猶寒乎曰寒信玄曰我陣平地飲酒而猶寒彼陣山上寒可知矣必下在其麓也令人伺其陣陣果無人乃奪其糧仗還後數挑戰不決至四月信玄問計諸將馬場信房曰臣嘗見啄木啄蟲欲出蟲於前先啄其後信玄默然曰然夜收兵歸氏真遂走相摸三浦義鎮為德川氏所誅十二年六月信玄出駿河遂入伊豆軍鳴島會大雨流潦侵陣引返於是氏康兵專防西面在小田原者甚寡信玄謀知議攻之高坂昌宣諫曰彼已懲謙信講戰守必悉君深入之一有蹉跌前功悉廢而謙信將乘其機不聽九月下兵八

此竟獲勝

旁觀者僥倖已
自知機件可龍
受善言

王子攻敵城邑不下者過而南入小田原縱火城下十月引還遇北條氏二萬兵三增嶺召諸將命內藤昌豐掌輜重昌豐辭信玄曰前謙信唯失輜重故敗於小田原是重職也設八伏及兵交夾擊破之歸謂昌宣曰何如昌宣曰是僥倖耳信玄嘉其忠讜相摸兵成駿河者聞難棄守還救信玄戰之十一月急出駿河拔九城獨蒲原不下信玄宣言赴府中伏兵城傍山中而西敵空城追之伏起取城遂陷府中及諸城與德川氏割大井河為界織田信長以書來請曰松平家康僕所最眷顧者公幸指教之家康介弟在今川氏公宜取以為質關東北陸諸國皆使使賀戰

多點劉標之勢
二衣橫絕海內
欲引以為援

以龍自天乘席
泥風其鏡莫
當

捷。於是信玄國傳南海。謙信國傳北海。以橫絕海內。北條氏在其東。織田氏在其西。織田氏求援於信玄。北條氏求援於謙信。而謙信未之肯也。是歲春。謙信攻陷武藏下野諸城。秋入越中。攻神保長純。會畠山義則不能治其下。能登亂。遣上杉義春治之。立義則子義隆而還。當是時。謙信連略加賀。越中。而時出關東。兵行神速。敵不能測。每懸軍橫行八州。八州諸城聞其來。震懼不敢出。聞其還。上三國嶺。然後相告。解嚴如雷雨。過者元龜元年。佐野昌綱族據飯盛城。與昌綱鬪。北條氏政以四萬騎助攻之。昌綱告急於謙信。正月。謙信即發。晝夜兼行。聞氏政將分其兵。當已

而急攻援城也。謂諸將曰。饒令我戰。勝氏政而不救城。陷無益。吾當獨身入城堅守。汝等推義春為將。繼進。乃獨與八十騎過氏政陣前而入城。謙信穿黑綿衣。不被鎧。提十字槍。騎行敵軍指目曰。謙信也。而大驚不敢遮擊。諸將尋至。北條氏軍潰走。謙信遂屠飯盛。徇下野。下總。入鹿橋。北條氏康聞氏政敗。將二萬騎出援。陣河越。相持三月。使使請和。質其季子三郎。謙信與諸將議聽之。會見于富田大寺。携三郎歸。授其故名曰景虎。四月。氏康入駿河。攻深澤。不下。又請謙信出兵。上野。信濃間。以糜信玄。信玄自將出拒交。縋而退。十一月。德川氏質子遁去。於是信玄與德

可謂有志而末
逮也

織田能計以殺
政為得

川氏絕而織田氏聘問益厚時氏康病卒氏政請和信玄
將士皆說勿許乘喪擊之盡取其地雖謙信不能支也信
玄曰吾夙欲出兵東海並海而西建旗鼓于京師則吾雖
死不憾矣前有醫人診我脈謂當罹篤疾吾經營關東而
中道疾作志不可成也信長乘吾輩不西以家康當我西
面而陰助之其計可憎我欲與氏政和西治信長十二月
遂納氏政質使逐氏真氏真走倚德川氏時信長與義昭
相隙義昭以書諭信玄謙信來圖之二年二月信玄引兵
東出至遠江攻高天神城四月入三河陷八城德川氏出
援觀甲斐陣嚴整不可犯不敢接戰信長聞義昭招謙信

含糊得妙

幸無綱緊落
得做情

信玄懼甚乃益媚事信玄以書謝曰家康密通貴國恐有
違失僕當訓督之幸勿見尤信玄答曰老夫不知也德川
氏發兩使通好於謙信載誓書請夾擊信玄村上義清子
國清寓越後力贊成之三年四月謙信將萬人出信濃縱
火長沼以遙為德川氏聲援勝賴在伊奈聞警以兵八百
赴拒謙信曰彼敢以寡兵當我不愧信玄兒吾成其勇也
引兵而還入越中夷椎名神保氏十月信玄計謙信阻雪
不能出則復出遠江拔二股城信長潛遣兵援德川氏十
二月信玄進陣三形原以薄瀆松城縱火城下挑戰城兵
不出信玄佯退城兵大出上原能登謂小山田昌行曰德

善用法

通可而止
而威名不損

川氏之陣單。織田氏之旗動。可敗也。昌行以告信玄。信玄乃返旆。昌行與勝賴及山縣昌景馬場信房為先鋒。昌行昌景先合而卻。勝賴信房承之。衝其麾下。信玄乃遣米倉丹後自間道橫擊。大破之。諸將請遂攻瀨松。高坂昌宜曰。不可。我攻之二旬不拔。信長必大舉來援。相持數月而謙信出。信濃則我不得不還救。信長則曰。我能卻武田氏矣。是損威名也。信玄乃退。次刑部。是役獲織田氏將平手汎秀。送其首於信長。讓而絕之。信長猶分疏不已。天正元年正月。信玄拔野田城。疾作而歸。信長請將軍義昭諭信玄。弭兵。信玄辭之。訴信長五罪。二月。使秋山晴近誘降岩村

志道通合能
謹終身

城。城將妻。信長之姑也。晴近奪而納之。京畿將士多來送款者。三月。信玄疾愈。復發。曰。此行必入京師也。部兵三萬出美濃。信長以萬人出拒。山縣昌景以八百騎馳之。信長不戰而走。乞和。益力。信玄不聽。轉入三河。次平谷。四月。疾復作。自度不起。召諸將處後事。使勝賴攝眾。以俟信勝長。誠之曰。汝慎勿佳兵。以亡我國。吾死天下。獨有一謙信而已。汝請援以國託之。彼一受汝託。必不與隣國合以侵汝也。言畢。惛迷已而呼山縣昌景曰。明日樹汝旗于瀨田。乃卒。年五十三。諸將以遺命秘喪。以信玄弟信綱貌肖信玄。輿載之歸。曰。信玄有疾歸國。以昏夜延見四方使者。信玄

結清其用兵之法

英雄自古惜英雄
四字是可言國

又豫具空頭花押數百紙。以備書問。以故無來犯者。信玄居常略涉書志。嘗以孫子語書其旗曰。不動如山。侵掠如火。其靜如林。其疾如風。馬場信房問曰。風雖疾哉。非倏起倏止者乎。信玄曰。兵鋒貴疾耳。苟止矣。則吾以麾下繼之。信房曰。君要第二合之勝也。其君臣講究武事。皆此類也。四隣頗聞信玄死。北條氏政馳使告之。謙信謙信方食。舍箸而歎曰。失吾好敵手矣。世復有此英雄男子乎。因泫然流涕者久之。甲斐宿將馬場信房。山縣昌景。內藤昌豐。高坂昌宣四人。交說勝賴請和。謙信勝賴不聽。勝賴性剛。復自用。長坂調閑跡部勝資。自信玄時已被近幸。勝賴益寵。

善於察機

橫揮白側擊
下支

信虎性難移

之勝賴欲出兵美濃。四將交言不可。調閑勝資勸之。土會三河軍圍長篠。乃止。五月。勝賴遣信房授長篠敵設伏。而燔柴為燒營。遁以誘我將士欲進之。信房曰。其烟白。非燒營也。使騎往踐之。果有伏。乃退。次黑瀨。城陷而歸。昌景向濱松。亦不利。歸。二年二月。勝賴出美濃。陷諸砦。五月。攻陷高天神。歸宴將士。昌宣昌豐相謂曰。武田氏之滅兆於此。宴矣。昌宣說曰。君狃勝不戢。構怨四隣。非長久計。宜還地。二氏與之連和。稍取東國。厚集其勢。一變沮而止。已而二。嬖勸勝賴出遠江。濟天龍河。遇敵不戰而還。還至伊奈。信虎在焉。年已八十。乃欲載歸。視其狂暴如故。乃止。四隣觀。

甲斐兵數不競。知信玄定死。稍窺之。自信玄之死也。信長專意於謙信。卑辭厚禮。事之猶事信玄。以其妹嫁神保長純。長純。上杉義春之兄也。屬謙信者。信長因陽結謙信。而陰圖之也。又陰以計招上杉氏諸將。歸款於已。謙信書謂其反覆。信長答書陳疏。謙信不聽。會畠山義隆將游佐彈正等毒殺義隆。以七尾城降信長。七月。謙信將兵三萬西伐。攻長純木船城。援之。遂入加賀。屠金澤。移兵攻七尾。以義春為將。努力復取。能登游佐等乞援信長。信長方攻長島。不能來。九月。城陷。誅游佐等。乃休兵。二日。屬十三夕。月色明朗。謙信置酒軍中。會諸將士。酒酣。自作詩曰。霜滿軍

起筆高。藝有勢。然詩詞已帶蕭索。三氣不能奮。此訣有為。已兆於

營。秋氣清。數行過雁。月三更。越山并得能川景。遮莫家鄉憶。遠征令將士善歌詩者。皆和之。遂為政國中。而歸信長。遣大兵來援。聞城陷。引去。信長猶使使謝罪於謙信。是歲。信長招降三河將奧平信昌。令守長篠。以備甲斐。三年。四月。三河計吏大賀某。陰送款甲斐。約為內應。勝賴往陣。揄城。聞大賀謀覺。被誅。乃還。五月。勝賴以萬人附昌。宣留拒越後。自以一萬五千圍長篠。軍道虛寺。令叔父信實守。為巢壘。德川氏乞援於信長。信長不敢出。使者三反。不許。使者請曰。不援。則納遠江於武田氏。為之先驅。以取尾張。且信玄已死。公何怖之甚也。信長乃自將來援。兵凡七萬。猶

語從血性中流出
妙有注射

陣甲斐騎兵衝突植柵三層守以萬銃勝賴欲戰信房昌
景昌豐等皆諫曰敵衆新來其氣銳不若且避之不則疾
攻城雖損我兵猶可拔而歸也二嬖曰一戰夷兩敵在於
今日勿聽老怯計信房曰今日之戰老怯者必死若公等
乃遁走耳勝賴遂留室賀行後小山田昌行圍城而自進
濟河陣且日敵間道襲爲巢信實敗死我陣顧而動敵衆
挑戰昌景爲左先鋒進犯敵柵中九死信房爲右先鋒與
真田則幸土屋直村破柵而進則幸直村亦中九死室賀
行俊來請曰圍可解否勝賴曰可言未畢諸軍大潰信房
使人馳白勝賴曰君速去臣請留死之與八十騎止戰盡

回應不爲敗者
無遺
賴有世傳故諫
而少矣

亡其騎自登高邱顧視勝賴已遠矣乃號於敵曰我馬場
美濃也宜斬以受重賞敵叢刺之死二嬖先遁昌宜豫慮
軍敗也以兵八千迎於境上以歸因大諫請與北條氏婚
以拒二氏勝賴從之信長既大捷謂甲斐不足患所患獨
謙信乃大城安土移焉以備北道柴田勝家爲其最驍將
因守越前居北莊八月謙信將兵入加賀攻松任城城將
蕪木高秀乞援於信長信長將五萬人來陣御幸塚勝家
爲先鋒謙信疾攻拔城斬高秀齎其首贈信長曰頃攻本
城相公遠來見援幸甚然城將已授首謹此奉贈公當有
一戰以弔之明早將相見信長許諾而乘夜退軍設八伏

忠告

以俟諸將請追擊謙信曰信長豈徒歸者亦引還是歲勝
賴使使請和謙信欲報織田氏謙信許之徵其質子不肯
會德川氏攻二股城將依田幸成固守不下乃攻陷諏訪
原遂攻小山勝賴曰彼謂我不能復出乎乃募兵二萬援
之敵解圍去十二月幸成死德川氏復來攻幸成子信蕃
拒之勝賴命棄城退岩村又陷信長手刃其姑是月勝賴
迎北條氏女成婚昌宣退謂人曰今夕吾始得高枕矣四
年春勝賴出兵遠江與德川氏相持橫須賀勝賴欲戰昌
宣諫曰長篠之役多失老將獨有臣存今又欲殺之乎勝
賴乃退城相良而歸越後將士說謙信曰甲斐兵新敗可

以實者性條也
助也

提重事痛哭言
之

不傳驟寒夏
強禦聖人馬

乘也謙信曰我與信玄數十戰不能取及其死侮弱子乘
敗取之何以對天下三月謙信入越中取蓮沼獲椎名泰
種殺之令別將入飛驒夷江馬氏遂自入加賀攻小松織
田氏將前田利家等來援以先鋒擊破之使川田長親守
越中柿崎景家守能登而還信長患謙信西向日夜謀所
以禦之柿崎景家使人市馬上國信長喜曰可以聞也乃
給直十倍自書謝更索佳鷹景家貪其直數給鷹後有告
其通款終被殺信長陰招能登人長重連加賀人松任彦
紹誘一向賊北向五年重連聚兵據穴水城小松安宅大
道山諸城並起應之當是時筒井順慶松永久秀等據大

信長因利乘便

景家蒙誘誘

信長最足知機

和。遙。送。款。謙。信。請。其。西。上。又。西。約。毛。利。氏。東。西。夾。攻。信。長。九。月。謙。信。自。將。攻。穴。水。拔。之。斬。重。連。遂。攻。小。松。安。宅。信。長。遣。柴。田。勝。家。前。田。利。家。等。五。將。將。兵。四。萬。八。千。來。援。而。已。亦。潛。來。助。之。謙。信。攻。拔。三。城。進。至。石。動。橋。距。織。田。氏。軍。十。里。而。陣。使。使。約。明。曉。會。戰。信。長。復。乘。夜。而。逃。謙。信。大。笑。曰。信。長。巧。於。走。者。也。使。其。猶。在。當。盡。踢。墮。之。水。耳。遂。進。攻。金。澤。陷。之。入。越。前。行。攻。織。田。氏。壘。寨。盡。驅。其。守。兵。焚。掠。而。進。烟。塵。蔽。天。信。長。退。保。北。莊。遂。退。入。長。濱。謙。信。以。天。寒。雪。下。又。聞。久。秀。等。已。敗。死。欲。班。軍。乃。遺。書。信。長。曰。信。玄。既。死。公。則。委。四。郎。於。家。康。而。自。居。安。土。蓋。備。謙。信。也。公。數。與。畿。內。

意頗甚遠

答極卑諛

識破其詐

敵。樂。戰。未。觀。北。人。技。倆。耳。請。期。明。春。三。月。十。五。日。聊。舉。八。州。之。卒。西。上。與。公。相。見。公。勿。視。謙。信。同。皮。履。都。人。士。時。京。師。人。喜。穿。皮。履。故。云。使。使。齎。書。因。贈。越。後。布。二。千。端。信。長。延。見。使。者。言。曰。為。吾。返。報。越。後。公。信。長。何。敢。與。公。角。公。來。將。盡。脫。刀。劍。獨。插。扇。於。腰。單。騎。迎。謁。先。導。以。入。都。公。義。人。也。信。長。所。辛。苦。經。營。必。不。見。奪。也。使。者。復。命。謙。信。哂。曰。信。長。奸。雄。甘。言。以。怠。我。耳。聞。長。篠。之。役。渠。以。柵。與。銃。困。甲。斐。四。郎。明。年。復。必。以。此。擬。我。我。豈。墮。其。計。哉。十。月。歸。越。後。間。日。傳。檄。大。發。管。內。八。國。兵。期。以。三。月。五。日。加。賀。以。西。兵。沿。道。附。從。京。畿。大。震。信。長。使。使。告。之。勝。賴。請。捐。前。故。修。舊。好。

日本外史 卷之九 三十一
曰。謙信西上。我與家康拒之北道。願公直指越後。事克。則其地唯公所取。勝賴不答。六年三月。北陸諸國兵應檄雲集。謙信自臨簡閱。申約束。將發。先發二日。疾作。二日遂卒。年四十九。卒後。信玄五年矣。直江兼續本莊繁長等諸大臣相共謀曰。三郎非上杉氏胤胤。乃景勝且親姪。宜立。立三郎。北條氏必因以并吞北陸。吾輩皆爲之臣僕。於是遣上杉義春。矯命急迎景勝於上田。來入內城。分親信守諸門。景虎在外城。日夜相鬪。弓銃交發。織田氏細作在越後者。走歸告信長。信長大喜。撫掌曰。天下大定矣。乃令佐久間信盛入加賀。前田利家入能登。佐佐成政入越中。各自

稱滿之時

良言善類無

略取之。景勝景虎兵結不解。以故不能拒。景虎終敗。走歸上杉憲政于北川戶。定城主北莊丹後。聞變馳至。說景勝曰。兩郎君宜各領四州。共拒信長。不則彼乘釁來侵。先公所百戰而取者。一旦附之敵人。豈不可惜。景勝不聽。北莊怒去。助景虎。數破景勝兵。因軍善光寺。景勝母在上田。肩輿來入城。召諸將士面勗之。保謙信遺業。將士感激力守。七年正月。景勝夜潛兵襲景虎軍。後大破之。北莊脫走。景勝將救田主馬識之。追而刺之。於是諸城多歸景勝。景虎走保蛟尾。北條氏政聞之。遣兵萬餘援景虎。又請援於武田氏。勝賴出軍飯山。景勝與戰不利。齋藤朝信說景勝以

日矣
雙子事死有

東上野。唯勝賴先以金萬兩。又厚賂其二嬖。二嬖交說勝。賴曰。景虎君之舅也。雖然。援之而克。則北條氏連屬東北。將及於君矣。是與得東上野金萬兩。孰利。勝賴乃與景勝。和合兵攻景虎。景虎與憲政皆自殺。相摸兵引去。氏政大怒。與勝賴絕。與織田氏德川氏約。夾攻勝賴。七月。勝賴以其妹妻景勝。擲貝津之戍。移於沼津。數出兵上野及駿河。時高坂昌宣既死。莫復諫者。而二嬖益橫。德川氏世子信康居岡崎。其母關口氏有罪廢居。與甲斐醫人滅慶通使滅慶來送款。約為內應。勝賴許之。事覺。母子皆被殺。九月。勝賴次沼津。氏政以兵四萬軍三島。十月。德川氏踰險入

自是為

駿河。縱火由井。勝賴使別將當氏政而西。二嬖故遲其行。至則去矣。八年六月。德川氏攻高天神。十月。城且陷。城將岡部與行請援勝賴。裨將橫田尹松使言曰。城深在敵地。君不宜來。臣等分當守城死。即得免。走歸亦不難也。將士皆贊其言。勝賴曰。坐不援無以藉口。乃出徇上野。攻膳城。肉薄拔之。九年二月。與氏政相持于伊豆。氏政將松田憲秀送款勝賴。勝賴欲戰。二嬖止之。三月。高天神陷。與行被獲。尹松力戰脫歸。勝賴欲賞之。曰。脫歸被賞。在君為僭。在臣為冒。固辭不受。勝賴疆土日削。二嬖勸其請和。信長小。山田昌辰曰。晚矣。長其侮耳。不聽。還織田氏質子。請和。信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一 三十九

此類事耳

許從

長答書辭甚倨。穴山信良又說勝賴曰。先公威震四隣。故所居不設城池。然聞氏康信長通好謙信。則築岩殿。久能吾妻三城以備之。謙信不屑從約。以故無事耳。今隣國無復如謙信者。安可不備。勝賴然之。乃城于並崎。號曰新府。信良欲娶勝賴女為婦。武田信豐賂二嬖。乃適信豐焉。信良啣之。終通欵織田氏。諸公族諸將亦多送欵者。木曾義昌為勝賴妹婿。苦其誅求。陰降信長。請導其兵有來告之者。二嬖斥為虛言。已而事覺。十年正月。勝賴欲討義昌。阿部忠高曰。其地險狹。不可輒往。臣請先往說紓其計。而君兵稍從其後可也。二嬖沮之。遂命信豐將五千人冒雪赴

討。遇義昌鳥居嶺。大敗歸。二月。勝賴將兵二萬出陣。諏訪遣諸將分守要害。而信長已遣長子信忠引兵十餘萬。自木曾入瀧川。一益川尻鎮吉等為前部。德川氏北條氏各。大舉應之。下條信氏棄瀧澤走。小笠原信嶺以松尾降。信忠入至桔梗原。勝賴召諸將于諏訪。聚議不決。城昌茂進。而請曰。方今之勢。不可一日猶豫。臣與尹松得假五千兵。為先鋒。昌幸昌辰等以餘兵繼進。敵不復設柵。如長篠之役。我必克之。勝賴問之二嬖。二嬖曰。少年者所言不可用也。阿部忠高曰。臣遣間覘敵。敵深入客地。離而不整。可襲也。我夜合兵疾進。挫其前部。以破其膽。二嬖不許。已而信

動輒制肘。勝賴之惡如是其甚也

良叛降德川氏。駿河諸城皆解走。獨田中守將依田信蕃不下。先是德川氏數攻信蕃。不得志。至是使人說降之。對曰。吾知守城而已。不知外事。乃使信良以書諭之。三月。信蕃出歸甲斐。德川氏招以厚祿。辭曰。吾赴國難。未暇謀家。諷訪軍潰在者僅三千。勝賴乃走歸新府。信忠合兵圍高遠。城將仁科信盛與小山田昌辰固守。信忠使辨士入說曰。孤城抗大敵。藿粉可待。苟出降。以爲將。增其邑。昌辰曰。吾報先公。正在今日。若何爲者。敢來誘我乎。執使者。截其耳鼻。放還之。信忠怒。以信嶺爲導。疾攻昌辰。力戰數出。狙擊信忠不克。城遂陷。與信盛及渡邊某皆死之。於是敵兵

昌辰之言方可無憾

四面來薄。而新府城壁未全。勝賴欲徙避之。嫡子信勝慄慨曰。事已至此。何之而免乎。當焚旗與無楯。徐自裁而已。勝賴未答。小山田義國欲誘執勝賴。以市織田氏也。說曰。臣邑岩殿險可保。真田昌幸曰。弗若。臣邑吾妻險有積粟。請以死奉君。勝賴乃令昌幸先歸。二嬖曰。昌幸新義國故。去故就新。奈何。勝賴遂徙岩殿。令義國先歸待已。於是焚殺諸叛臣質三百人。召死節者質十人。頒與金各百兩。散遣之。收其重器。以殘兵五百赴岩殿。顧望二府。君臣相顧泣下。至柏尾。待義國來迎。七日不至。走入駒飼民家。卽夜。義國使人襲取其質。乃絕關拒勝賴。勝賴不知所出。乃走

友覆自明嗚咽不
成聲勝賴同之
悔亦晚矣
活畫其形

入天目山。兵厯四十人。土屋昌恆秋山光次牽其馬。阿部
忠高。温井常陸擔槍從之。小宮山友信單騎來從。友信初
數諫勝賴。請除二嬖。又與小山田將監者爭事。並訴將監
厚結二嬖。勝賴遂廢。錮友信。友信於是赴難。追及於田野
。就昌恆言曰。君嘗擯我而我赴君。難是傷君之明也。然不
赴。缺我義與。缺我義寧傷君明耳。因問調閑何在。曰。昨逃
矣。問勝資曰。亦逃。問將監曰。逃已十日矣。友信曰。唉。吾知
有今日久矣。勝賴俛首而已。已而山僧與村民謀導敵索
勝賴。勝賴乃使其配北條氏奔相摸。對曰。妾何顏見阿兄
乎。又使信勝間道奔陸奥。信勝曰。大人宜奔耳。兒辱家嗣。

義當死于此。勝賴曰。然則吾與汝共死。顧汝未行。擐甲禮
當行禮而死。乃請秋山光次為賓。被信勝以無楯。比禮畢。
敵兵奄至。衆飢不能起。勝賴以白布約髮。拔刀親戰。信勝
以槍。昌恆以弓翼之。卻敵三次。山縣氏卒。辻某聚叛人。自
後山瞰射。我兵皆斃。昌恆矢盡。且拔刀。敵叢槍擬之。勝賴
走救昌恆。為敵刺喉及腋。死。年三十七。信勝亦死。年十六。
昌恆友信光次等皆死之。武田氏滅。織田氏入甲斐。懸令
曰。氏族將士出降者復邑。勝賴祖叔父信就。信光。叔父信
綱。信龍。弟信貞。從弟信豐及二嬖。義國等相率出降。皆為
所誅。獨穴山信良得領甲斐一郡。上野諸將非武田氏世

快
誅
穢
澤
為
善

臣者盡隸於瀧川一益信濃諸將隸於森長可與柴田勝家等相為掎角以圖上杉氏時北陸訛言信長兵大敗於甲斐土寇群起景勝遣兵助之與勝家等戰于越中勝家憚越後兵拒以塹柵其他諸將侮景勝出柵外戰輒見擊破瀧川一益聞之遣兵入越後五月景勝迎擊一益兵三國嶺大破之自將入越中拔魚津轉入信濃與森長可戰勝家等復取魚津五月穴山信良與德川氏俱入京師六月信長為其將明智光秀所弑信良走歸途遇盜被殺一益長可勝家聞變皆西走而武田氏故地大亂諏訪賴忠小笠原貞慶村上國清皆舉兵欲復先業景勝自將兵七

手助之七月景勝入貝津北條氏德川氏各以數萬人來爭真田昌幸高坂源吾初屬景勝已而通北條氏曰臣為內應景勝可獲景勝覺之執誅源吾北條氏不知以昌幸為前導濟筑摩川以待源吾報景勝送源吾首請戰北條氏懼引去已而德川氏盡取甲斐信濃景勝定河中四郡而歸景勝幼有武幹心誓報謙信恩以償政景罪謙信嘗欲誅深澤九鬼者景勝時年十四手斬二人謙信賞賜政景舊邑數從軍有功謙信卒而三年克景虎將士盡伏獨柴田因幡者據新發田不下景勝常有所內顧以故不能專營外事織田氏將筑前守羽柴秀吉誅明智光秀略定

僅可誇張為秀
言欲憐其心也

秀吉明其會
以言辭動者

京畿與柴田勝家戰勝而殺之。取加賀能登。十二年遣使來通好曰。吾欲攻佐佐成政以取越中。願子勿救。景勝曰。吾素與成政仇。而越中本吾地。吾欲先取之耳。乃自將兵入越中。十月攻宮崎城。一鼓拔之。謂使者曰。越後男子用武如此。返語筑前守吾於越中欲取。即取而不取者。以讓子也。十三年四月秀吉攻降成政。取越中。五月秀吉獨率石田三成等三十人來入越後。自稱使者。至薄冰城。見城將須賀。告以實欲面見景勝計事。須賀以兵守之。而馳告景勝。請執殺之。景勝不許曰。彼身司天下權。而踰險入敵國者。蓋恃前約。以必不食言也。殺之不義。即日與直江

已殺中

合其朝以爵祿
龍給

兼續等六十餘人見秀吉。秀吉屏人與語。獨兼續與三成得侍已而別去。七月上田城主真田昌幸。畔德川氏復屬景勝。送質乞援。景勝遣須田某本莊某等將信濃兵六千赴援。兵少利。景勝欲大舉繼之。德川氏兵引去。十二月秀吉又使使厚贈。越後君臣促其入朝。十四年五月景勝入朝。秀吉供帳。路次為奏。敘正四位上。任參議。七月歸國。是歲陷新發田。盡定越後。十五年定佐渡莊內。十七年景勝又入京師。進從三位。遷中納言。直江兼續為四位侍從。藤田泉澤安田三臣皆敘四位。兼續自父實綱常參謀議。為仇人刺死。無子。謙信命近士樋口與六為嗣。是為兼續多

根際蒂固不易
動搖欲使遷地
勿良

乙人雖心相印然
及入秀吉軍中

文武材能。事景勝。尤見寵任。十八年。秀吉東伐北條氏。景勝與前田利家自東山道進。下數十城。北條氏滅。又與利家徇陸奥出羽。文祿元年。從秀吉伐朝鮮。陣那古邪。二年。景勝將兵入朝鮮。築金山城而歸。是時上杉氏所領歲入可三百萬石。秀吉心畏惡景勝之能。又度謙信久訓其國。國人皆戴景勝。欲徙其封。嘗從容問之曰。卿國歲入幾何。景勝恐被削。不以實對。曰。七八十萬石耳。秀吉佯驚曰。何少也。因徙之會津。食百二十萬石。賜兼續以米澤地三十萬石。賜越後于堀秀治。景勝大悔之。是歲慶長二年也。三年。秀吉有疾。嗣子秀賴猶幼。乃以景勝與德川前田毛利

浮田氏並稱五大老。與為盟約。秀吉薨。德川公威權獨熾。四年。石田三成與直江兼續謀。勸景勝舉兵。曰。群牧共願。推公為諸將。載書示之。因密定議。七月。與佐竹義宣皆就國。城香指原。修壘寨。峙糧餉。誘陸奥出羽土兵齊起。又使人招越後遺民。遺民競起。應之。堀氏不能制。五年正月。使藤田信吉賀正於大坂。德川公厚賜之。信吉歸。驟諫景勝。兼續欲殺之。三月。信吉挈家奔歸。德川氏德川氏侍伊奈圖書來諭。景勝西上。景勝不聽。數德川氏背盟十罪。德川公終決意東伐。令前田佐竹伊達最上氏四面來擊。伊達氏國會津東境。先衆而至。其將伊達成實。片倉景綱。將兵

欺強而不度弱與
少年戰雖勝氣
此是其先禽道也

來侵。景勝遣兵擊卻之。七月。德川公統將帥百餘人。至小
山。景勝軍長沼。分兵守險以待之。石田三成乃矯秀賴命。
與毛利浮田島津小西諸將俱舉兵。至美濃。八月。德川公
使庶長子秀康以萬人守宇都宮。而自引兵西上。直江兼
續請悉兵躡之。景勝弗聽。會秀康來請戰。景勝答曰。先人
用軍。未嘗乘人危。吾不敢違也。且公年少。非我敵。吾待內
府還決戰。耳糧仗如缺乏。當相給焉。乃收歸會津。德川公
之西也。命諸將曰。景勝勁敵也。慎勿與爭鋒。是以四隣環
守。不敢來犯。九月。景勝以兵四萬附兼續。令攻最上。義光
于山形。義光設二十五砦待之。請援於伊達。政宗。政宗發

強將軍無弱兵
兼續之戰為誘
訂不著編紀

兵二萬赴之。兼續拔二十一砦進攻。長谷城。起檣檣。鑿地
道。晝夜攻擊。城將志村高治善拒。景勝又遣中村式部攻
上山城。不利。義光政宗合兵來援。兼續軍中有傳呼曰。上
國軍敗矣。已而使者至。自會津傳。三成敗聞。命班師。兼續
曰。聞變而退怯也。乃使人入城告故。且日鼓。衆齊登陷其
外城。而還。義光政宗與高治尾擊之。兼續返戰二十餘次。
而至米澤。政宗進攻福島。本莊繁長守城。擊卻之。六年二
月。政宗又來侵。繁長又擊卻之。政宗轉濟逢隈河。攻梁川
城。將須田大炊設四伏而與戰。破之。四月。政宗留兵備須
田。而還攻本莊。本莊出拒松川。侮敵不備。政宗乘曉而濟。

擊敗之。本莊走入福島。須田聞之。濟逢隈河。破其兵。遂襲政宗軍。後與本莊夾擊。走之。景勝乃自將而出。政宗驚。舍其軍。獨與十餘騎間道走白石。德川公既克石田氏。天下歸之。景勝因秀康謝罪。德川公使人來促其西上。景勝即治行。將士皆危而止之。景勝曰。吾豈可再負乎。七月至伏見。謁見。八月。國除。獨食米澤三十萬石。宥兼續罪。賜五萬石。慶長十九年十一月。大坂兵起。德川公率諸將攻之。景勝與佐竹義宣為先鋒。二十四日。至大坂。景勝將杉原常陸。尚水干衣於鎧表。衆指而異之。曰。彼越後宿將也。是其軍禮乎。杉原聞笑曰。吾鎧太敝。惡故尚此耳。景勝陣鵜野。

能者作月忍者
要知

大將臨敵君命者
可不受此謂不動
山岳
六節解潮耳

義宣陣今福間。日並進。破敵柵。景勝命植柵。設塹于大和。河南令隊將鐵某將銃手五百守之。將士竊言曰。此非戰場。不知何用。日午。城兵大出。義宣兵不利。銃手齊發。敵兵乃卻。已而城兵七隊出鵜野。我先鋒須田大炊與戰。敗走。杉原常陸與安田上總。長尾權四郎進擊。斬其三將。德川公聞鵜野戰急。令堀尾氏丹羽氏來代。景勝。景勝以槍手三百自環為陣。憑柵不動。使者十餘輩來傳教旨。皆不得入。景勝厲聲曰。吾在戰場。雖有教命。不能退一步。麾兵益進。遂破城。兵入柵。景勝銃手又驅柵內兵入城。不使復出。須田愧敗。與五騎馳入敵中。人得一首級。而還。德川

善能發心

歸美至今辭
得體

再足一息謙實
誇進念讓信語
謀到底不懈

公軍監小栗又市具狀以聞。退語同僚曰。今日戰既解。猶有宜進擊之機。吾言之。景勝辭以日暮可憾。德川公聞之。叱曰。景勝武事若曹。敢得誹議之。次日巡視諸營。至上杉氏。親慰勞之。遂賜功狀於杉原長尾安田須田鐵島津等。杉原伏謝曰。臣等何力之有。為先寡君家範。猶存臣等奉以周旋焉耳。退謂人曰。吾從先公數與武田氏戰。若今日之戰。乃兒戲耳。何足載功狀乎。元和元年五月。再攻大坂。景勝以特命留守京師。陣八幡。凡兩役所用軍監。選練兵事者。傳命諸營。多甲斐舊臣。而真田昌幸子幸村在城中。戰守最可觀。世以為出武田氏遺法也。九年三月。景勝病

卒。年六十九。子定勝。孫綱勝。相繼襲官秩。綱勝天以外甥。吉良義英子綱憲為嗣。削十五萬石。上杉義春本畠山氏。為謙信子養。後以為上條城主。承故上杉定實後。佐景勝。擊景虎。最有功。德川公命復畠山氏。削髮號入庵。老於京市。大坂冬役。召之二條城。問上杉氏行軍法。諸侯伯皆侍焉。義春為人短小而善辯。陳已嘗從謙信所聞見。音辭如流。公稱善。諸將皆織田豐臣以來老兵豪傑。而母敢出聲者。後病眼盲。使人讀近代史。乘聽之。至武田上杉氏事。往往指其謬偽。云。宇佐美定行之。孤定與數潛從軍。欲立功。自贖。景勝以其父故不許也。流寓諸國。及關原事作。赴難。

讀書不為人欺作者有焉

會津及徒封終隱越後終身其子勝興仕紀伊亦於越後事跡有所綜覈初武田上杉二家並務耕戰以名法治國政貴嚴刻而上杉氏作事率仗信義是其所以獨存至今也然世言兵法並稱二家云外史氏曰世傳二家兵書有出後人假託者不可盡信特言兵於我邦期乎二公者不可不知其由也夫勇悍趨捷重恥輕死我國俗所自有我先王又養之以恩結之以信所以撫摩鍊治之經數百千年闔國之民親其上死其長如手足之扞頭目以能震懾四隣雖魏唐之強大不能加焉者恃此俗也及至通唐氏乃舍此學彼劉樸為文鏗強

張揚國俗強悍
自出地步法華風
而弱者皆令免
也宋免坐井觀天

筆鋒犀利專
竅要

不作鋪張簡切
老到

二家兵法散
言盡其下分
疏亦非深衍

為弱平時奔競有急遁逃幾乎舉朝皆婦人矣而先王遺民勇而輕死者皆為將門所收以此奪王權營私利無所為而不成承久建武之事輒皆為然故先王所以自衛後王所以自累均此兵也顧用捨何如耳降至戰國此兵各為群雄所分領日淬月厲愈用愈勁而其撫摩鍊治教之而後戰者莫武田上杉過焉故我邦兵之精極於此時而二家又精之精者矣且源平以還其兵皆散而自戰將勇卒銳者勝非必有東伍結陣坐作進退之法有之始於二家二家兵法傳為我邦極則者由此焉爾然源氏足利氏每自東國起其兵習騎戰而足利氏居京畿不恤馬政織

田豐臣德川並起侯甸。少騎多步。卽如二家。雖較多騎。亦以其國險不便騎。騎率徒取致遠。至戰。概舍馬步。鬪故騎戰遂廢。又用火器與長槍。以爲軍鋒。而弓矢之用稍衰。是又我邦兵體變遷不可不知也。此時兵農雖別。往往收漁獵者爲弓銃手。收盜賊爲間諜。以補隊伍。充斥候。二家皆是二家之陣。大約弓銃手居前。長槍步卒次之。騎士次之。牙旗鼓螺居中。左右拒夾之。輜重居後。游兵居外。每戰交發。弓銃長槍從之。士下馬以進。或自卒傍出。或自中跳盪而出。戰酣或以麾下乘之。雖變化無準。概以此爲常。一時並同此法。而群雄環視。獨畏二家。幸其噬搏不解。不敢觸。

引證得蒙
占實

犯云。夫孫武。吳起。不同世而生。饒使同世生。備人之兵。以施已之法。不能大展其力。確鬪決勝敗也。今二公挾孫吳之能。擅趙魏之甲。而此肩接踵於一時。可謂希世之遇矣。後之言兵者。觀二公相與之迹。識其形勢機權之大。然後參之。其書辨別真僞。其法可得而詳論。余是以合敘二家焉。昔者吾父嘗行過甲斐。甲斐民飲食必稱館君。館君信玄也。以信玄之悖逆。而能抗強敵數十年。而不相下。豈非以其教民有素哉。謙信之事。多世所不傳。余并考島山氏。宇佐美氏說。又與米澤人士交游。爲余言如此。讀史氏曰。夫兵詭道也。用奇而不用正。觀於二人。爲東國

結出倉傳

兵法之始。可以見其心矣。夫信玄巧於用兵也。謙信銳於用兵也。惟巧故詐。惟銳故猛。一如風之撓物。一如雷之擊物。兩者相攻。逐則各不見長。故合之則兩美。分之則兩傷。自兩番交綏之後。未嘗再決雌雄也。原信玄之心。無一非詐。以詐而據國。逐父。又以詐而愚隣國諸人。若謙信則差強人意耳。吾得而斷之曰。行軍用兵之道。固可取法。而稱雄一世。然猶獨當一面之才。言乎治國平天下。則不逮也。

日本外史卷十一終

日本外史卷十二

足利氏後記

毛利氏

毛利氏出於大江廣元。廣元十一世祖曰本主。姓土師氏。為備中介。本主生音人。音人歷仕仁明清和之間。至從三位左大辨。賜姓大枝氏。後更大江。與菅原氏並掌學政。音人生千古。千古之後七世曰匡房。有文武才略。教源義家以陣法。匡房曾孫為廣元。廣元佐源賴朝于關東。使之霸天下。以其薦為安藝介。遷因幡守。至正四位下。大膳大夫。兼陸奥守。源氏北條氏之際。為幕府元老。數定大難。有五

子。長子親廣。承久之役屬官軍。不知所終。第三子曰季光。為左近衛將監。食相摸毛利莊。因氏焉。娶三浦氏。死於其難。季光子經。光出鎌倉。居越後南莊。經光子時親。復起為六波羅評定衆。足利尊氏滅六波羅。加賜時親以安藝吉田。及河內利田。時親生貞親。貞親生親茂。親茂有三子。師親。匡時。直衡。皆隸新田義顯。義顯為足利氏將。高師泰所滅。貞親以下猶屬官軍。獨師親去。屬師泰。師泰之攻石見。敵阻劫川。師親與高橋某先衆亂流。拔三城。以功盡食吉田邑。及師泰敗。屬山名時氏。迎親茂及二弟。共居焉。足利氏令武田氏吉川氏攻降之。師親生廣房。廣房生光房。光

從者便奇也
不坐不就

房子熙房。嘉吉之役。攻蟹坂。有功。熙房子豐元。應仁之役。與小早川氏守相國寺。有功。豐元生弘元。弘元之子曰興。一次曰松壽。松壽幼有器量。其保嘗抱之。濟水而躡。溺。保惶懼謝罪。松壽曰。行道而躡。常也。庸何傷。比髻。齟。詣嚴島神祠。既歸。問從者曰。汝輩何祈。曰。祈。郎。君。主。安。藝。也。松壽曰。汝盍祈吾主天下。夫願主天下者。能主一方。願主一方者。能主一國。今願主一國矣。其所成可知。已聞者奇之。興元既為嫡嗣。松壽出養於舟比氏。永正八年。加首服。名元。就稱少輔次郎。居猿掛城。食邑七十五貫。養士卒三百。會明使者來聘京師。路經吉田。善相者朱良範從焉。元就往

益動其疑橫割
搖志

見良範。良範曰。公兼漢祖。唐宗之相。必宜威於四方。元就心自負焉。元就為人。隆準肉角。音吐甚洪。在麾下。號令士卒。聲聞於諸隊。十四年。安藝守護武田元繁。據佐東。銀山。矯將軍命。攻略國內。十月。攻有田城。城屬吉川經基。經基與元善。是時皆在京師。元繁柵于中堰。使熊谷元直守焉。別遣千騎。焚猿掛城下。元就以二百人出戰。不利。吉田兵聞急來援。元就乃分兵五百。備元繁援路。而以千人疾攻元直。破而斬之。元繁遣兵來援。不及。乃留一將當有田。自將四千騎來戰。元就令吉田將志道。廣好潛兵出敵背。夾擊破之。元繁挺前濟水。我兵射洞其胸。其兵皆潰走。乃

稍拉薩斯為天
寸乘勢

報捷京師。大內義興為足利氏管領。為請褒賞。元就元就遂并領武田氏邑八千餘貫。經基妻以其孫女。元繁子光。和猶據銀山不下。十七年。興元卒。子幸松嗣。外祖父高橋久光與元就並輔之。大永三年。久光父子與備後三吉某戰而死。元就赴援。撫其遺臣。并其邑萬餘貫。六月。出雲國主尼子經久。攻大內氏將藏田信房于鏡山。元就奉幸松為先鋒。陰誘信房叔父某某。斬信房出降。被誅。經久本六角氏。其祖父持久。為伯父高詮。幹國事。至於經久。滅鹽冶某。取富田城。轉略山陰諸國。南出兵侵大內氏。大內氏世居周防山口。為太宰大貳。雄長關西。是時。大內義興在京

師聞變馳歸。自是連年攻戰。石見安藝豪族介立其間。嚮背無常。獨毛利吉川武田氏常附經久。七月幸松病卒。無嗣。家臣聚議。選於群叔。以元就為嗣。八月元就入吉田。元就弟就勝與坂某渡邊某謀殺元就。元就覺之。襲殺就勝。及坂渡邊坂者桂廣澄兄志道廣好弟也。乃使人諭廣澄。廣好曰。吾不以坂故疑汝也。廣好拜謝。廣澄弗信。自殺。其子元澄聚族據城。元就單騎往諭降之。四年五月大內義興使其子義隆與其將陶持長將二萬人攻安藝諸城。屬尼子氏者。七月尼子經久遣兵援之。敗績。八月元就以部兵四千夜斫大內氏營破之。持長解去。七年元就入京師。

任右馬頭為幕府相伴衆。享祿二年熊谷信直以事怨武田光和。以高松城來歸元就。光和怒攻之。不利。憂憤死。香川光景亦以八木城屬元就。將攻銀山。銀山餘衆終奔若狹。天文四年元就率光景信直等二千騎西略備後。攻高野城。城將乞援於播磨赤松晴政。未至。元就急攻。援之。并其兵。又徇下數城。先是尼子經久逐子興久。殺之。立孫晴久。晴久遇元就亡狀。大內義興病卒於享祿元年。遺言義隆曰。元就與晴久有郤。宜以是時奪為我。援慎勿失其驩。心。吾嘗德彼。彼豈不記之。陶持長奉遺命。百方通好。元就終應之。攻下國內諸城。屬晴久者。晴久大怒。欲親來討之。

元就與晴久有郤

經久曰。元就材武善用兵。未可以力取也。不若先定備後。石見以形勝制之。經久弟義勝亦諫止之。晴久皆弗聽。吉田城東北有曾山。元就患敵陣山上以瞰城也。會出雲間。求入。元就覺之。乃議曰。敵陣曾山。吾與完戶隆家夾擊之。陣三猪口。則非我利也。隆家。元就女婿。守五龍城者也。間者走報。晴久九月。晴久將騎卒五萬來陣于三猪口。助武田氏餘黨復銀山。四近將帥怖。晴久兵威不敢援我。獨兵戶竹原小早川諸族遣兵數百人入城。城兵凡三千人。北軍焚掠城。兵輒出擊走之。晴久叔父國久部屬精勁。稱新宮黨。忿北軍數。以萬騎來挑戰。元就設二伏。而出戰。敵覩

以少勝多。由先得地勢。間以奇兵而臨。

我寡單。縱兵而進。路狹不得齊進。伏兵夾擊。破之。晴久乃作三柵于宮崎。以逼城。大內義隆遣陶隆房等將兵來援。陣天神山。十年正月。元就請隆房備晴久。而自與長子隆元攻宮崎。元就進破二柵。隆房與尼子義勝戰于三猪坂。義勝死。晴久夜遁。城兵尾擊。多斬獲。銀山兵聞之。亦遁。十二年正月。義隆大舉攻富田。元就以兵二千從。與周防將秋山某夾川陣。四月。河水大漲。城兵急攻秋山。元就曰。吾相騎渡劫川。況此一衣帶水乎。亂流援擊。走之。七月。義隆敗走。元就整隊。徐退南還。是役也。吉川興經與北軍將十餘人叛。晴久導周防兵已而復附之。義隆以故敗。

吉川氏出於駿河人吉川友兼。友兼誅梶原景時。子孫以功食安藝大朝。後十二世為興經。興經嬖大鹽某。其下皆怨。殺大鹽廢興。經議曰。毛利右馬與先公婚。其子皆先公外孫。可養以為嗣。乃請元就。次子元春入新莊城。奉以為主。元春弟隆景亦出為小早川氏後。

小早川氏之先出於伊豆人土居實平。實平仕源氏。食安藝豐田。後十六世曰正平。正平子繁平幼失明。其族黨議請養隆景妻以正平女。居沼田城。於是吉川小早川並為毛利氏羽翼。人呼曰兩川。元春稱治部少輔。豪爽善用兵。隆景稱左衛門佐。美姿儀。沈斷有謀。慮皆類元就。元就以

義色在人也矣
哉坐三身惡國
元春有隆景此
非英雄也

元春未有伉儷。使兒玉就忠密問其意所嚮。元春曰。吾欲得熊谷信直女。就忠曰。郎君得無謬聞其美乎。彼女醜惡。無匹。君必悔之。元春哂曰。然吾素知其醜也。抑古名將多以女色失其勇。所以人不取而吾取之。人不取而吾取之。信直必感喜為吾。出死力。此間將卒孰出信直右者。吾與之聯鋒。以為家君之先。所向無不摧破耳。就忠慚服。告元就娶之。信直果大喜。毛利氏兵鋒益銳。十七年元就攜隆元。元春隆景赴山口。義隆養內藤興盛女。妻於隆元。使陶隆房與元春約為兄弟。義隆性文弱。山口多廷臣避亂者。而明人常互市焉。義隆耽詠歌。學梵譯。不復問武事。陶持

欲消愚者形而
養子不能禁
前門驅帝後門
進狼出於持長
意料外者

義隆之死其
有數存焉

長嘗憂之。持長子義清。幼聰敏。常誹義隆曰。是墮落沙門。流竄公卿耳。持長視其有不臣之志。藥殺之。更養妹婿。問田某子。是為隆房。隆房悍厲。頗得士心。持長已死。隆房與義隆嬖臣相良。武任有郤。結杉重政。青景。隆時內藤興盛。謀殺武任。武任怖而遁逃。冷泉。隆豐勸義隆速誅隆房。不聽。隆房佯乞骸骨。歸其邑若山。日謀反。逆家臣深野康澄。官川房勝引持長遺囑大諫。弗聽。二臣交刺死。二十年八月。隆房遂反攻山口。義隆走法泉寺。其兵皆潰。前關白藤原尹房為講和。隆房不肯。義隆航赴筑紫。阻風。還入大寧寺。賊兵來圍。九月。義隆自殺。隆豐等死之。義隆子義尊及

致取者而食
余飯食王

前義隆結怨元
就預為復仇地
步商有和合

其法云避其銳氣
乘其不備是也



尹房以下公卿十餘人皆為所殺。隆房更名晴賢。削髮號全薑。迎豐後國主大友義鎮弟義長為主。曰重政。隆時妬武任。勸五行大事。乃發兵誅二人。初晴賢之圖難。使人來說元。就黨已。以佐東郡。元就卻之。義隆臨終遺書囑元。就曰。吾不幸為賊臣所弒。吞恨入地。非卿誰能復我仇。元就覽書流涕曰。吾受大貳恩。眷雖無所囑。猶欲為復仇。況有是乎。諸將曰。彼凶焰方熾。未可與爭。衡宜內養威力。外示柔弱。觀釁而動。元就從之。二十一年秋。元就攻檜山。志和諸城。是歲備後江田隆貫叛。歸尼子氏。元就攻之。至泉橋。尼子國久將數萬騎來救隆貫。元春以部兵二千擊

奉天討逆義正
辭嚴

走之會霖雨川張國久隆貫退入山內元就亦歸備中人
三村家親來屬二十二年以家親為鄉導攻穗田為資降
之初我將井上元兼以豪宗不奉法令竊言曰主公欲誅
陶氏陶氏嘗救我恩可背乎元就以計族誅之於是會諸
族屬議討晴賢之計隆景進曰宜請之天子仗大義討之
則人心所嚮無不克矣元就曰善乃上書曰太宰大貳義
隆承父祖遺業存心於王室而為賊臣晴賢者所弑臣元
就奮微力圖討伐未得成其功伏冀得討晴賢一行詔糾
合徒屬以靖西陲初朝廷聞晴賢作難命將軍管領西伐
莫敢奉詔及元就書至即制可之元就得詔感喜移書遠

惟骨鯁奇用友
向

非得地勢則眾
寡懸絕制勝為
難

元就早已定見

看此拒諫觀起
其可知

近津和城主吉見正賴世與陶氏讎首應之晴賢怒攻津
和元就遣兵援之二十三年五月元就與諸子將兵西出
取銀山草津櫻尾諸城遇陶氏兵于折敷畑擊破之陶氏
骨鯁將有江良興房守琥珀城元就縱反間言興房送款
晴賢族誅興房遂撤周防長門豐前筑後石見發兵東下
元就聞之與諸子密謀曰彼兵不下三萬必首攻櫻尾草
津我悉眾援之不過五千人勢力懸絕與戰平地不可克
也為今計者宜城嚴島誘而蹙之弘治元年五月城于島
之有浦諸宿將皆諫其不可元就弗聽諸將皆相言曰此
公常不拒諫今何乃爾六月城成命已斐新里二氏以兵

宣言其悔諸將皆為購過而陷寧乙歲

攻櫻尾尚可遣輕兵搆吉田是致其後也腹背受敵此計極狠

彼正要如此

元就新被隆包道破

數百守之使草津櫻尾仁保諸城互為策應既而聲言吾悔不聽老將言嚴島地形難守難援即為敵有諸城從陷吾計莫失於此九月晴賢留其子長房于若山而自統騎卒二萬戰艦千餘艘至岩國議戰所嚮大和興武曰先拔櫻尾則諸城不攻而陷弘中隆包曰請分兵一攻櫻尾一備其援路彼不敢出則與之相持而遣輕兵搆吉田彼進退失據不血刃而可取晴賢曰吾欲先取嚴島城胞將孱而不便於援聞元就甚悔之吾取以為根據分兵攻諸城是萬全策也隆包曰彼真悔之必不宣言宣言者得非以餌我乎晴賢猶豫未決故櫻尾城主降在賊軍中與已

返善上路

及跌得勢以懼而並見其奇

說明其故使將士安心元就不愧三軍司命

斐新里相識元就令二人貽書指陳順逆暴晴賢罪惡極其醜詆晴賢覽之大怒元就又令桂元澄詐送欵約俟元就渡海赴援翻城為內應晴賢乃決意攻嚴島十月建牙塔岡燒民舍布陣舟艦櫛比喊聲震海城兵嬰壁堅守賊有鳥銃七口櫓楫不支積土豚扞之晴賢遺書元就曰公為先大貳欲見加誅不敢逃避聊以水陸軍三萬陣于嚴島公能來乎元就聚將士示之將士皆有懼色元就笑曰使賊所言信則吾大克矣眾問故曰其地迫狹彼側肩躡足不便進退兵愈眾而鋒愈鈍我以死士數千衝之克可必也乃使穴戶隆家留守吉田而自率精兵三千餘人南

不知兵者往落

以絕其備

隨軍材馬者被

六破命以舟去
風雨乃天助觀此
益信

行至草津。與晴賢隔海而陣。國內諸豪意其必敗。多稱病。不從。初伊豫有能島來島二族。閑水戰。晴賢元就並招之。二族以三百艘來屬元就。元就勞之。往問城中消息。賊四鑿地道。樓櫓殆覆。以大索維持之。元就移陣。火立山。晦日。盡返老弱。輜重于草津。累累不絕。賊望見。以為我收兵也。於是元就令諸將士。人以二條布約袖佩。一日糧約暗號。比暮上船。會大風雨。士卒震怖。請俟風定。元就曰。天助我也。令皆滅篝火。揭一燈于牙船。諸軍認之。破浪而渡。既濟。返舟北岸。以示必死。遂上博尾崎。直出塔岡。背隆景別率伊豫船兵。出其面賊。恃風雨無警。邏者穿賊艦而入。賊或

謀定而戰勇氣
倍敵則驚慌而
潰雖眾無所用
之賊厥巨魁戰
成功

誰何。浦宗勝大聲答曰。筑前兵應徵來矣。辟船而達。稍稍上岸。兩隊皆陣。天將明矣。元就命吹螺鼓。譟乘高下。擊賊諸軍。大驚。爭萃其牙營。營填咽。自相擊刺。元就大呼曰。進諸將士。破柵而入。賊兵終大潰。晴賢咄嗟。遏走者不能。遏也。賊爭舟而遁。溺死數千人。晴賢肥大。不便行步。從者扶掖至海岸。求船不復覩。一隻遂自殺。隆包以殘兵百餘棲嵩洞中。元就惜其才。使人說降之。不肯而死。已而獲晴賢首。元就嚴建旗鼓。奮鞭指其首曰。弒逆之報。乃嬰天誅。今何如也。諸軍揚凱。元就留嚴島。十一日引兵返小瀉。葬晴賢首于洞雲寺。元就既誅晴賢。威震關西。周防人相驚曰。

先聲奪人之效

隆元因泥潭窳

元就從泥潭用注
而勝即敗多機
不能用則敗勝敗
多機在子心

毛利軍至矣。陶長房教義長乞援於大友氏。大友氏弗敢應。十二月元就進陣岩國。遣隆景徇玖河郡。至上關。杉重輔為內應。攻殺長房將士。相疑皆送款。元就聞尼子晴久窺備後石見。未肯深入也。乃招降備後豪族山内隆通。又命元春守石見。而自引軍向山口。陶氏故黨以萬人拒煤間城。隆元攻之。城帶泥淖。我兵不利。三年二月元就将萬騎發岩國。令士卒人持箒與席。以傅城下。投箒於淖。布席其上。踐以登城。麤殺其兵。山口騷擾。悉甲拒右田岳。元就與隆元合兵二萬。攻降之。使一將守之。而進吉見。正賴來會焉。義長怖走勝山。於是元就整諸軍入山口。内藤

安撫招徠得地要政

惟其有隙故使兩存

先出謀降三城為國國之提綱

隆春等迎降。元就遣六千騎扼長府下關。以絕大友氏援路。而令福原貞俊攻勝山。殺義長及晴賢季子鶴壽。周防長門士民雲集。山口豐前筑後諸城。又多迎降者。元就盡除弊政。免租賦。分邑賞諸將。置戍于下關。門司三尾。鵠峯四處。四月凱旋安藝。是時晴久入備後。數攻隆通。不能下。轉向石見。不敢入。而去。十一月陶氏餘黨起攻鵠峯。元就将萬人往平之。轉攻周防。故將益田藤包于三角城。元春隆景說曰。藤包勇智不下。正賴而與之。有郤。宜兩存之。使相銜。制乃招降藤包。元就於是盡取大内氏地。遂圍尼子氏。而患尼子國久強。悍謀除之。尼子經久娶吉川經基女。

紙偽書勝權
兵將在謀西不在
勇等端橫掃
千人軍三語
堪特燭

而元就亦為其孫女婿。是以託姻戚數通使幣於國。久晴
久頗疑之。義勝之死。其子經貞猶幼。國久攝其邑。及長不
返。與經貞啣之。於是元就令死囚懷書入出雲。殺之道上。
行人聚觀。取其書。乃元就與國久約內應者也。晴久獲書。
大驚。召經貞問曰。聞新宮黨陰通安藝。汝豈知之乎。經貞
媒孽之曰。臣數見其密使往來。晴久乃伏甲要殺國久。父
子殲。其黨北兵自是弱矣。永祿元年二月。元就使元春陣
出羽。與尼子氏將小笠原長雄本莊常光戰。未決。神邊城
主杉原盛重來援。破之。五月。元就攻降長雄。晴久來救不
及。三年二月。攻取松山。八月。誘降常光。定右見是歲正月。

此舉稍失。元就
者之。德有。雖於
前不使。國。後
用則。用。能。用
則。能。能。能
者。此

天子行卽位禮。元就獻金助資焉。詔以元就敘從四位下。
任大膳大夫。賜菊桐章。尋遷陸奥守。而隆元代之。十月。入
出雲。軍于赤穴。迎降者十餘族。常光為先鋒。縱火岩坂。常
光負功。汰虐。元就與元春。隆景謀曰。彼服可用。而叛不可。
制已。叛於尼子。何有於我。不若速除。十一月。襲殺之。降將
因是多叛。五年十月。元就由白瀉入城于洗合山。去富田
七里。建為本營。築連珠砦。以漸逼富田。迎京師公卿文儒。
講書於軍中。以示持久之意。因幡山名氏。伯耆南條氏。嘗
為尼子氏所逐。元就復之。使收其義。故以助攻尼子氏。山
名祐豐亦以伯耆來屬。十二月。晴久病卒。其子義久嗣。大

友義鎮與義久通好。數攻門司。乃遣隆元。隆景以萬餘人赴援。取神田城。留天野隆重守之。隆元留屯岩國。六年二月。義鎮以二萬人攻神田。不能下。會天使二人至。自京師令我與義鎮和。弭兵。隆元乃為其子輝元約娶義鎮女。又令與義久和。元就疏不可。和者十條辭之。七月。隆元徹守歸觀。過吉田。將士勸入城休息。隆元曰。家君衰老。櫛風沐雨。吾何忍休乎。八月。至舟木。和智隆實要而饗之。病作。卒。年四十一。隆元性仁孝。元就嘗罹疾。祈以身代之。其在岩國。大友氏陰招周防長門將士。將士皆不忍叛焉。元就得計。慮軍氣沮。出令曰。欲弔亡兒者。力戰自將。攻白鹿城。城

深悉其流弊胸
中先有破竹
即此數言已見其
孝

鼓動其氣

與暗籌量沙之計
相似

將松田兵部能拒。乃使銀山礦卒鑿地道。城兵亦鑿而迎之。鬪于穴中。城兵遂塞穴而卻。乃截其汲路。松田盛米于斗。灌注馬足。我軍士視之。以為水不乏也。九月。義久聞白鹿急遣弟倫久將萬騎援之。欲動我兵決戰。平旦來挑戰。元就不應。日晡。倫久將去。元就乃鼓而進。敵敗走。先是元就遣香川光景助三村家親。略備中。滅吉田氏。七年三月。入伯耆。并南條行松氏兵。絕富田糧道。會行松死。杉原盛重受命攝其家事。初。盛重為杉原忠興家臣。忠興據神邊。拒我兵。終降。及其死。元就命盛重為之嗣。盛重嘗製陣法。以弓翼槍與富田兵戰。湖上再克之。又收盜賊為兵。有佐

使詐使負管能於
事則崎嶇重圍能

用兵能用者也

此謂操縱得宜

田某焉。妙於間諜。故盛重善。知敵情。數有功。後徙八橋城。八年二月。隆元子輝元與元春子元長共來洗合。四月。熊谷信直擁元長進擊。走龜井安綱。八月。盛重拔江美。九月。家親拔大江。元就乃起石原龍山等十二寨。以環富田。謀竭其糧也。置關四外。榜曰必殲之母。使一人遁。已而度糧盡。則撤關。更榜曰降者釋之城。兵逃降。相踵。當是時。義久寵臣大塚某與義久嬖姬相結。以讒諸將。通欵於我。九年正月卯。山久信被誅。諸將皆懼。出降。獨河副森脇等三百人不降。元就有疾。招降義久。七月。義久遂致城降。寘之安藝。長田元就圍富田。前後七年而降之。擇其守將。衆推天

用命提舉必難其能守可必

東西兩軍皆提舉

南海先動

實從謀隆景隆元春隆景百隱約有押

西海心動

野隆重乃命隆重守焉。振旅而還。元就既并大內。尼子二氏地。定山陰山陽十三州。命元春掌山陰。隆景掌山陽。遂令二將略地於南海西海。當是時。南海有長會。我部守都官河野氏。西海有大友島津龍造寺氏。十一年。宇津宮豐綱攻河野。通直通直來乞援。二月。元春隆景將兵數萬入伊豫。拔二城。圍豐綱于大津。長會我部元親將萬人來援。豐綱軍于柳原。乃令兵戶隆家當之。而諸軍攻降豐綱。元親引去。元春隆景以六旬定伊豫。還誅和智隆實于巖島。以隆元之死有蹤跡也。當是時。筑紫豪傑高橋宗像秋月諸族皆屬元就。大友義鎮數攻之。十一月。元春隆景與元

寫兩愛動皆為我利

尼子氏萌芽又

長將五萬人赴援。拔三岳。十二年四月。遂圍立華城。義鎮方攻龍造寺隆信于佐賀。聞之。與隆信和。五月。使其二將將兵七萬。援立華。我軍作塹壘。再戰。破之。元就攜輝元往長門。遙為聲援。尼子氏遺臣山中幸盛立原之綱等在京師。聞之。索故尼子誠久子為僧者為主。更名勝久。糾但馬海賊入隱岐。六月。入出雲。取新山。未次攻富田。天野隆重有兵三百。佯降。誘其兵二千于城下。擊破之。七月。敵設伏而誘。隆重。隆重謀知。雨射伏中。又破之。元就聞浮田氏應勝久。遣香川光景定美作。令元春。隆景疾攻。下立華。送致城兵于西軍。西軍猶與我相持。九月。故大內義興。庶元輝

欲使其脚不牢

用就實擊擊

能孝弟即能安天下未有事實先機而能發禁滋長者

弘。寓大友氏。借兵五千。海路入周防。攻鷓峰。元就命班外師。十月。置戍班師。以吉見正賴為殿。而退至若松渡。取土人質。使具船以濟。乃令成兵致城。而還。遣兵援鷓峰。逐輝弘。殺之。元龜元年。正月。元春。隆景將兵一萬五千。輔輝元攻勝久。恐其城守也。宣言兵寡。將納糧富田而還。山中幸盛聞之。悉甲五千。出于布辨山。我兵擊大破之。元春攻末次。夜列炬其面。而自背襲之。勝久幸盛走。新山諸城連陷。八月。元就患病。輝元。隆景歸省之。二年。六月。病篤。輝元請遺言。元就曰。汝視二叔。猶我勿違其言。則可以守我業矣。吾復何言。遂卒。元就善歌詠。有遺集若干卷。嘗酒酣慨然

一語道破爽快
絕倫英雄見識
不凡

言曰。凡英雄以身繫天下治亂者。求友於千載之上。即同世而生。志合則天下治。志不合則天下亂。嘗問左右曰。吾於前世。人主可比於誰。有一儒士對曰。可比周文武。元就笑曰。吾乃今知。不若文武也。文武之臣。豈有面諛如汝者哉。元就得一州。則擇守將。輒誠之曰。吾聞侮其人者。不有其土。汝服膺此言。故新附士民少倍畔者。元春得訃。哭泣謂將士曰。葬奠之任。隆景在焉。吾當勦敵。以慰靈魂。是時幸盛在末石。元春乃稱攻大山。僧徒而急還。攻末石。幸盛出降。僞疾自廁中逃。八月。元春攻新山。走勝久。勝久匿京師。幸盛為盜。但馬因幡間。遂與勝久偕歸於織田信長。初

點消羣雄割據
而元就公從將
軍之命召之

輝元從中和解

舉兵逐勝久

計納義昭於京師
欲其有為也

信長起尾張。略取近畿。武田信玄上杉謙信。割據其東。皆通使於元就。欲夾攻信長。謙信特勸將軍義輝。召致元就。元就罹疾。不答。三年二月。元春隆景遣使答之。天正元年。信長攻將軍義昭。輝元與二叔議。遣安國寺僧惠瓊為和解之。義昭免走。紀伊二年正月。尼子勝久借織田氏兵入因幡。陷鳥取城。城本屬山名豐國。為武田氏所奪。豐國欲復之。因黨勝久。其部將大坪一之諫之。不聽。一之乃來奔。八月。元春隆景大舉入伯耆。降豐國。逐勝久。義昭之奔紀伊。遂西依浮田直家。直家弗禮。乃來備後。自託於輝元。輝元謀於二叔。遂與織田氏絕。計納義昭於京師。先是三村

家親為盜所殺蓋直家所使也直家為浦上氏將終篡其
備前美作浦上宗景與家親子元親皆請我兵討直家直
家懼亦因僧惠瓊請滅二氏約以備中賂我元親族親成
告元親通織田氏兵戶隆家勸隆景討之三年夏圍元親
于松山滅之元親宗家穗田氏前為直家所滅於是使元
就第五子元清為穗田氏後居中山城以鎮備中信長方
攻一向僧徒于大坂大坂來乞援元春隆景遣兵援之又
餽糧船六百以兵艦三百護送之七月至木津川能島來
島氏與織田氏水軍戰破之奪其二大艦納糧而還先是
讚岐香川氏淡路菅氏皆來屬我五年香川氏與國人戰

因我與織田氏絕
故來乞援也

別震高屬國境
而月城盡露為
虞外郭也

來乞援七月遣穗田元清浦宗勝赴之破土佐援師宗勝
還掠播磨海濱與國人黑田孝高戰而還孝高導織田氏
將羽柴秀吉攻別所氏于三木尼子勝久為先鋒出山陽
道取上月城城屬浮田直家直家乞援於隆景欲復之當
是時丹波但馬豪傑使使請元春來襲京師元春遣兒玉
春種先往訶之會隆景書至欲與俱赴上月元春答曰卿
合直家兵可得四萬不必須我我收管內亦可得三萬留
其五千備大友氏以其餘援丹波但馬兵上愛宕山以瞰
京師信長與吾相持不能援上月上月陷則荒木村重別
所長治必助我以逐秀吉於是卿輔輝元直入大坂與我

元春意在京師合
近圖遂書策助
我無須注意

一旬提醒言村重
之助未可恃先得
肯脚踏實地
然後馳騁老成
之辭

元長請乃行險
僥倖之計

夾攻京師以納將軍隆景曰是危道也村重意未可必而
兄弟相離夾之而東恐變起其間先戮力陷上月然後分
道東上為未晚也因教輝元召元春元春從之六年二月
元春隆景合兵圍上月直家稱疾出其兵一萬五千會師
四月秀吉與村重合兵四萬來援陣高倉山我軍作塹柵
自守杉原氏間夜入秀吉陣獲首級者數東軍懼五月信
長欲自來援先遣長子信忠及諸將援秀吉兵凡十萬元
長請元春曰信長自來則兵衆令一不可敵今秀吉村重
等爭功不和天雨月黑宜夜襲之也元春使之謀隆景隆
景曰舉信長全兵不過二十萬東備武田上杉西備大坂

通盤兵數足可
相抵

指出襲擊宗
便固守安為策

雖無鉤鏃鎗斫
馬足之法即騎
兵不能逞矣
皆能其援我能
得志

秀吉棄城勝久
自殺

雜賀減六七萬馬而見在此者十萬即自來二三萬而已
我以七萬當之何必恐也且我自北路襲地形不便自南
路襲浮田氏心難測皆非萬全之策不若固壁毋戰彼兵
衆而糧不繼將自去矣乃止六月美作出雲兵與東兵關
于熊川秀吉自中軍遣二萬騎出援元長與弟元氏廣家
以萬人亂流逆戰東軍皆騎兵馳突而來元長令士卒曰
跪東兵不能入逡巡而退元長令曰起如此者再三追北
二十餘町荒木氏不敢援東兵浮田氏不敢援西兵西兵
深入難於退天野隆重引手兵上高岡而陣西兵乃引還
秀吉知我不可力爭請信長棄城而去城陷勝久自殺山

直家無國輕
重啟家無為也

說得直家快

中幸盛復降殺之甲部川上直家已潛通信長於是稱疾
愈來見元長自元春曰直家有異圖兒請即席誅之杉原
盛重又請之隆景曰彼無證而我啟豐縱得誅之其國人
皆立嗣以抗我無為也乃止已而直家因惠瓊請二帥乘
勢徇播磨將軍義昭亦促之元春隆景乃進陣黑澤山直
家享二帥于八幡山欲伏甲擒之直家弟忠家潛來告之
元春隆景乃使人言直家曰聞公欲以我兄弟首獻織田
氏我兄弟並輔少主未能順尊意必欲獲之請以旗鼓所
不敢辭也旦日分路西歸直家不敢追十月荒木村重叛
信長據兵庫華隈諸城與別所長治皆乞援於我我乃患

定範計請合
百人即事生機
爭勝者

直家無為也

浮由氏又聞南條元續通東軍未暇赴援獨餽糧助之築
丹生淡河二城西達三木東達華隈七年二月秀吉遣弟
秀長夜襲取丹生淡河定範穿斬布梁答以待秀長至梗
不得進定範募得牝馬數十匹驅入敵軍軍馬爭牝相蹶
什伍大亂定範縱兵乘之擊走秀長其從子說曰秀吉必
忿而來窮而走不若勝而退乃收入三木秀吉來不見敵
而去是歲二帥輔輝元東伐取美作五城直家不敢出四
月南條元續叛通東軍其族山田直重諫之元續弗聽欲
殺之直重來奔八月直家攻升形祝山二城不能下元春
將兵赴援聞其去轉攻元續種石城杉原盛重為先鋒與

敵將南條信正夾長瀬川陣分兵為三渡川大戰斬信正
 元春乃環種石砦之元續出戰輒敗十一月元春隆景復
 輔輝元東伐拔備中忍山十二月我餽饗三木者襲殺敵
 壘將谷衛好長治出兵應之大敗淡河定範死之八年春
 三木陷長治自殺直家以秀吉令城于八濱以二弟忠家
 基家守焉一月隆景遣元清攻之殺基家四月秀吉侵但
 馬因幡陷鹿野城取山名氏質元春赴援不及七月荒木
 村重來奔是月秀吉圍山名豐國鳥取城縛質城外以槍
 擬之以誘降之城兵曰我數叛毛利氏而不被誅今可復
 叛乎秀吉怒殺質次至豐國女豐國遂降秀吉削其邑而

可謂悅誠服矣

已無及矣

去城兵皆叛豐國豐國奔播磨城兵請我一將遣吉川經
 家守之又城于丸山九年七月秀吉以數萬騎圍鳥取丸
 山絕其糧道吉岡質休在吉岡城夜襲敵營又迎擊敵兵
 走之奪秀吉馬標獻之輝元秀吉遣使招降丸山城城將
 斬其使者投屍城外秀吉大怒攻之益急輝元欲援之而
 國兵四戍疆上在者甚寡隆景至富田召募數日未進元
 春曰鳥取吾管內也吾不可以待九月以六千人馳至伯
 耆則城已陷矣秀吉欲誅國人免經家經家弗聽與丸山
 鳥取將領皆自殺以免其兵元春得報切齒曰吾猶往為
 經家一戰將發又有報曰秀吉入伯耆矣乃留陣于馬山

諸將及高壽將
而應敵計早
有定矣

此果彼程者自有
當之會者作用

十月秀吉至稱八萬騎陣種石城後下視馬山馬山左右湖山後迫大川纔通一橋入無不震怖元春命絕橋毀舟楫自絕走路三澤為虎益田藤包私議曰敵衆新勝不若避其銳而再舉請入說之乃與偕謁元春元春方釋甲而坐曰天大雪諸君且留飲因圍爐命酒醉而鼾睡二人不敢說元長廣家以父命巡視諸陣穿塹植柵曰敵明日必來比曉敵數千騎納糧於種石元春遣銃手斃其一將敵繼出者萬餘元長廣家以二十人馳之秀吉急收其兵南條元續請曰盍一戰擒之秀吉哂弗答明日引兵而去元長請尾擊之元春弗許十年正月元春欲復因播二月

將兵攻大崎時杉原盛重既死其子元盛先登元春遂復二城攻鳥取四月秀吉將兵八萬入備中攻高松城引甲部川灌之守將清水高治募城內染戶收板數百枚造舟出戰隆景聞急乞援於元春元春即欲發山陰將士皆曰上月之役佐公牽我師自援馬山之役留富田不來今鳥取幾復何棄此赴彼為元春曰隆景不來馬山必有以也吾坐視其危獨如宗家何諸君不欲往吾寧獨身赴之與隆景共死將士皆謝願從乃留杉原元盛當鳥取城而南會隆景合兵四萬軍于廂山輝元陣其西三里相持未戰五月日幡城叛隆景遣兵攻之走東將木村隼人秀吉不

有阻礙見元
春

勢持重志為
無見

因軍制宜細急
有道無歸善用
其機而已

敢出援。加茂城亦叛。納東兵。元長廣家以萬人赴之。秀吉復收兵。我兵數獲利。而高松且夕將沒。元春聞信。長將自來也。欲一戰。隆景曰。阿兄何自輕。乃倣一隊。將之為乎。元春曰。家君以一夜克陶氏。以七年滅尼子氏。蓋小敵宜緩。困之。而大敵宜急。挫之也。我以此兵。夜襲其北。而卿應其南。必克之。浮田氏觀望不戰。走耳。隆景曰。然。會軍中。流言三澤為虎。通款秀吉。六月三日。二帥與元長密會。廂山絕頂。議曰。諸將意皆不可測。為今之計。宜柵于牙營。迎敵決戰。既罷。元長徑詣為虎。迫其膝坐。曰。聞卿與秀吉通款。信乎。信則斫吾頭以送秀吉。為虎惶駭曰。是出讒口耳。乃獻

不作無厭求品
高治自命而長
故可思

其持色如可覓
與振旅而歸者別
勝或有在焉
必落得去方圓

誓書衆情稍走。終期再明。襲秀吉。僧惠瓊素歸心於秀吉。為講和議。秀吉曰。苟使高治自殺。則我可以藉手而去。惠瓊以告二帥。二帥弗肯。明日。惠瓊自入城。諭高治。高治曰。我一死。可以。和兩國。何敢不死。乃與兄月清軍監。乘舟出城。自裁舟中。以出城兵。惠瓊還報。二帥為之發哀。遂為盟約。割地講和。南界甲部川。北界馬山。送輝元。季父元綱。為質。秀吉送森高政答之。即日。東軍解去。元長在山頂。視之曰。彼無故講和。必有內變。既而有告曰。信長為明智光秀所弒。元長曰。果然。吾不與盟。請追擊之。秀吉可生擒也。浮田直家亦請為援。二帥曰。乘喪背盟。不義莫大焉。終

明鑑所損

欲蓋彌彰反覆
少令免於誅戮

性剛固然智則寡
常恐為其所變

弗許。後秀吉遺我將士。欵書數通。有三澤氏臣雲波書。為
虎乃誅之。輝元既與秀吉和。猶領八州。歲入百二十萬石。
七月。隱岐經清弒其叔父清家。初清家代兄領隱岐。養兄
子經清。出已子甚五。質于吉田。經清欲通欵。信長清家弗
聽。及信長死。經清誘殺之。以滅口。因啓清家通敵。臣誅之。
元春不信。甚五訴寃。請自復仇。許之。隱岐士民為內應。終
誅殺經清。八月。山田重直誘殺南條氏精兵數百。九月。伯
耆人相驚曰。秀吉戰死。上國重直且來襲矣。元續怖。走入
京師。其子小鴨元清亦走。秀吉笑曰。元春設蜚語。不戰而
走之耳。元春之智。元續之法。皆無雙者也。因請元春復之。

秀吉猶子隆景
乎

秀吉猶子隆景
乎
隆景如劉繇
南論其言動
引臣人使孫策
去想也

秀吉誅明智光秀。織田民居大坂。元春毒屈下之也。
居常怏怏不樂。讓家元長而老。十一年九月。隆景遣弟秀
包及廣家赴大坂。尋去歲之盟。秀吉悅。秀包有姿容。留之。
先是杉原景盛殺兄元盛。誣以叛事。覺。七月。隆景遣三弟
元秋。元政。元康。攻殺景盛。以其弟次郎承杉原氏後。十三
年四月。秀吉伐南海。令隆景元長入伊豫。元長稱疾歸。廣
家代之。七月。定伊豫。秀吉徙河野。通信于三原。令隆景代
領其國。賜惠瓊來島。其各萬石。十月。隆景元長如大坂。
秀吉令諸將郊迎。曰。向使兩川變約。則吾豈得至此。因饗
之時。秀吉將伐島津氏。囑元長請元春為先鋒。約封之。筑

前元春羞為秀吉所驅使弗肯。是歲秀吉奏請以輝元敘從四位下任侍從。遣黑田孝高促元春。元春不起。輝元曰：公為我一出。元春不得已。乃與隆景俱發。攻拔小倉城。將移陣松山。疽發背不得行。隆景與孝高攻拔閩津。下障子。岳進攻賀春岳。元春瘥將發。黑田氏饗之。供鮭。瘡復劇。乃遺囑二子以後事。言不及私。終卒年五十七。元長使廣家奉喪歸安藝。而自從隆景降。賀春守將高橋種元十五年三月。豐臣秀長至。令我兵入日向。抵耳川。進圍高城。島津家久夜襲其營。秀長畏其兵。慄悍不敢出。元長欲逆戰。弗許。秀吉至。龍造寺氏以下皆降。五月。島津氏請和。秀吉從。

得保善終壽
矣哉
好飲悅色宿文
抵臨

學識之優

隆景于筑前治名島。賜秀包筑後三郡。治來目。元長道病。六月遂卒。元長倨強。類父為秀吉所畏。惡常有退去之志。見於歌詠。遺命立廣家。黑田孝高素悅廣家。色美與之親善。為言秀吉立之。襲食隱岐。廣家初名繼信。於是改今名。是歲冬。肥後豐前盜起。隆景廣家受命討而平之。筑前士民稔聞隆景賢聲。人人相慶。隆景務濶其禁網。漸修治教。做下野足利學校。建齋舍。釋奠先聖。時亂離日久。人始聞絃誦之聲。十六年。輝元任參議。隆景廣家秀包皆為四位侍從。九月。秀吉養淳田秀家女。妻廣家。初廣家父兄皆死於西海之役。秀吉曰：吾許之以筑前。會其死。不果。當以西

以爲制

使不得志

重事為後事節
表揚先德指陳
時事回互變樂
犯手

海一州恤其孤。石田三成。大谷吉隆。說秀吉曰。輝元所領。已跨中國。而隆景秀包各領一國。備前浮田氏素與之惡。以為可使相禁也。而亦婚於吉川。吉川今又受封矣。天下無事則已。苟有事。則關以西皆歸毛利氏。為今之計。莫若就輝元封內。割予一二州。是各賜封而實分其勢也。秀吉然之。乃令輝元以出雲伯耆數郡加賜廣家。治富田。十八年。秀吉東伐北條氏。使輝元守京師。隆景守清洲。廣家守岡崎。北條氏不降。召隆景謀之。對曰。先人圍富田休攻。戰示持久。多縱反間。使其君臣相疑。索其妻孥而招降之。秀吉曰。吾師之也。遂以其計平北條氏。先是輝元患吉田隘。

此言甚屬無謂
却觀出處落言
也

狹城于已斐。十九年。成徙焉。更名廣島。文祿元年。秀吉發兵伐朝鮮。毛利吉川小早川氏為後隊。諸將在朝鮮。連署稟事。隆景花押點畫甚繁。福島正則傍觀謂之曰。押字宜疏。不宜密。不然則臨死作遺狀。不能速成也。隆景笑曰。大丈夫當橫尸原野。何以遺狀為。正則有愧色。當此時。浮田秀家石田三成等諸將在國都。小西行長為先鋒。進據平壤。平壤以南至國都城皆相屬。二年正月。明將李如松率大兵來援朝鮮。陷平壤。行長敗走。大友義統亦棄城走。秀包與黑田長政將兵迎行長。殿而退。如松乘勝南下。秀家等令諸城皆解。還萃於國都。隆景守開城。獨不肯還。曰。

欲以死易一老重
亦泰以輕於鴻毛
思過乎矣

諸君皆去。吾當獨留。吾受命外。征固不期。生吾老矣。願與
明人一戰。使明人知日本有小早川隆景者也。即敗死。喪
一老翁。何損於國哉。秀家等促之再三。隆景不得已而還。
與秀包元康及立花宗茂三將。合兵二萬。未至國都三十
里而陣。數日。候騎報曰。如松兵既至。碧蹄驛。蓋十餘萬騎。
矣。隆景曰。足以試我武矣。乃分兵為六隊。迎戰。前軍二隊
不利。卻。隆景揮槍大呼而進。士卒皆奮。莫不一當百。三將
自左右夾擊之。明軍遂大敗。如松墮馬。隆景將并上某鏃。
之不中。與其將李有聲鬪而斬之。如松廔以身免。逐北至
臨津。斬首萬餘級。而我兵死者廔百餘人。如松入開城。視

故意微作

以爲後計。故
失則人無所利。施
其追之心
然既曰和矣。駭
之。秀家然也。固宜
於其焚城。殊大
力方

此意極是

其所。失。亡。痛。哭。徹。曉。遂。退。軍。三。次。明。軍。大。沮。明。之。乞。和。於
我。本。於。此。戰。也。四。月。和。成。國。都。諸。將。欲。撤。還。恐。虜。兵。追。躡。
群。議。不。決。隆。景。倚。柱。而。睡。石。田。三。成。喚。起。問。計。隆。景。曰。縱
火。焚。城。更。殿。而。退。何。虞。之。有。從。之。全。軍。而。還。六。月。輝。元。義
子。秀。元。濟。海。與。諸。將。俱。攻。晉。州。援。之。秀。元。元。清。子。也。其。幼。
元。春。降。景。目。之。相。語。曰。何。酷。肖。先。君。也。時。秀。吉。欲。以。其。外
甥。秀。秋。爲。毛。利。氏。後。或。以。告。隆。景。隆。景。素。知。秀。吉。畏。忌。已
且。不。屑。受。其。封。欲。返。致。之。及。聞。是。言。竊。度。曰。不。可。使。他。人
汨。我。宗。家。且。秀。秋。妄。庸。人。養。之。是。養。禍。也。吾。寧。任。其。弊。已
而。秀。吉。從。容。問。之。曰。參。議。齡。強。而。無。嗣。何。如。隆。景。卒。對。曰。

秀元得職而叙
明由忠小惠

小兒當大敵矣

既養穗田氏子矣。秀吉憮然曰：吾未之知也。隆景使人馳告輝元，使立秀元，遂請秀秋為己子。秀吉喜許之，乃讓與之。筑前而自老于三原。秀吉始伐韓之年，自肥前航歸大坂，過大浦舟人謀逆，故觸舟于礁，殆溺。秀元以走舸救之。秀吉梟舟人，挈秀元入京師，奏為四位侍從，報其德也。遂有外征之命。年甫十五。慶長二年，輝元、隆景並為從三位。中納言與秀家皆修淀河堤。秀元襲輝元官爵，為秀吉女婿。是年復伐朝鮮，以秀秋、秀元統諸將。六月，隆景病卒。年六十二。隆景為秀吉所重，參其大計，而持已慎密，讒間不入。秀吉嘗欲徙封毛利氏于九州，隆景辭曰：八州已多，況

仍守整志為先

增一乎。恐不能勝也。且先人所百戰而取，不忍棄之。秀吉乃止。及退老，以誦吟自適。以至於沒。十二月，明兵圍我將加藤清正于蔚山。三年正月，秀秋、秀元赴援。廣家謂其騎曰：明兵衆而不整，汝往視其後軍，今將走也。既而果走。廣家以千餘騎先追之。明騎將吳惟忠茅國器返戰。廣家縱橫奮擊，二將皆奔逃。清正望見之，曰：彼以蒲穗為背幟者，誰？左右對曰：吉川也。清正曰：勇哉！恨其幟之不較著也。當贈吾號，乃手取其背幟，馬蘭贈之。廣家驍名益著。秀吉欲大賞之，僧惠瓊素惡於吉川氏，乃與石田三成俱廢沮其議。八月，秀吉薨。子秀賴嗣。毛利氏、德川前田、上杉、浮田氏

並稱五大老。共輔翼之。三成等離間諸老。五年二月。輝元
嚮德川公于其第。修好交盟。四月。德川公伐上杉氏。輝元
遣廣家惠瓊將兵助之。三成使惠瓊言輝元曰。德川氏將
不利嗣君。嗣君憂焉。將倚公之力以討之。輝元乃將兵四
萬守大坂。增田長盛副之。三成自引兵進入美濃。秀元諫
輝元曰。秀賴幼。駭何辨臧否。大人慎勿惑其言。且君與德
川盟未幾。背之可乎。不聽。秀元曰。然則大人擁秀賴以東
伐兒。請為先鋒。焉則諸將從德川者皆來屬我。我勝必矣。
坐守此地。非計也。又不聽。命與廣家陣瀨田。徇伊勢。攻拔
津城。聞東西之軍會美濃。則北屯南宮山。惠瓊與長會我。

秀元諫會時

出戰與德川

部盛親長東正家陣山下。兵凡三萬。秀秋會西軍。首送款
於德川氏。約為內應。廣家亦與福原越後定議。勸秀元送
款。秀元曰。吾家受託於幼弱人。棄之歸強國。非義也。且無
家君之命。安可自肆乎。廣家曰。豐臣氏恩澤諸侯。且叛歸
東軍。況於我家乎。宜速決去。就是利。納言也。秀元未決。廣
家密因黑田長政納款。送福原某粟屋某為質。長政使之
率眾來屬。擊西軍以為信。秀元曰。我山下軍。非從我降者。
吾亦不忍擊之。唯當按甲不動。輝元在大坂聞京極高次
以大津應東軍。遣元康秀包與立花宗茂等攻之。使人入
說曰。諸將為嗣君舉義。公嗣君姻戚。何獨不從。高次不肯。

兩繼親寫子
為我星子燕愛
皆非道中至道
其親愛尚且此
我者為其敵何
必舍其家人

不應擊也

謂德川氏
秀賴君無涉

德川氏
秀賴君無涉

曰今日之事。毛利與德川爭。雌雄耳。嗣君何關焉。於是攻
擊益急。高次遂致城而去。諸將將遂會美濃。當是時。西軍
俟輝元東軍。俟德川公相持未戰。九月。德川公至。而輝元
未至。三成等遂聚議于大垣。推浮田秀家為將。以秀元為
先鋒。正家惠瓊往參其議。還報。廣家怒曰。宰相代納言統
師。不能為秀家前驅。已而三成自來。請曰。毛利浮田分將
前後。豈有輕重乎。廣家終不聽。三成曰。然則公止軍於此。
見我舉烽。則直襲東軍。後明日。兩軍皆陣關原。德川公猶
疑我意。分兵當南宮。而進陣。桃配野。惠瓊來見秀元。勗之
秀元曰。軍事委廣家矣。惠瓊曰。公太閤義子。不可斯須心

猶以言為勗

秀秋已德川氏
箇中

此其不義也

秀賴何得此推諉之言乎。秀元曰。吾必如約。惠瓊去。秀元
使人謂廣家曰。東軍諸將。其質皆在大坂。棄而不顧。吾亦
欲棄福原。輩以應西軍。如何。廣家不肯。已而兩軍大戰。石
田氏陣烽起。正家促秀元。秀元欲應之。廣家與穴戶元繼
為先鋒。其兵皆免胄而坐。秀元不得進。乃託傳餐。故失戰
期。世人傳笑。遂謂不得已之計。曰。宰相傳餐。是時。秀秋在
松尾山。觀望兩端。德川氏促之。乃自後襲西軍。其家老松
野主馬怒曰。主公何為。此不義之舉。小早川氏所未曾有
也。終不肯戰。西軍大敗。我山下軍不戰而潰。廣家因長政
謝德川氏曰。秀元宜速謁。願輝元在大坂。不敢先也。乃下

蓋時自門戶
不補秀與德
川氏爭衛可也
安有勳德以反
其身觀望兩端
其心無生已可概
見不露端倪其
心與家曲筆有
所彌縫粉飾不
然何甚修皆皆
曉暢而於此等家
橫糊影響識者
自能辨之
何故削髮請降
德輝元情願請
降不必出此言

山西歸長政與福島正則欲止秀元為質馳出其前路設
帳要而響之秀元有脅力伴醉拗正則手曰近日見公於
大坂矣奮袂而去二人不敢止立花宗茂至草津得關原
敗聞返至大坂欲助輝元城守輝元不聽秀包亦返至宗
茂欲與俱歸東軍秀包曰吾從約言者也乃入大坂以疾
歸安藝尋卒輝元避城居于木津川別第削髮稱宗瑞請
降德川公德川公與其親信井伊直政密議曰毛利氏右
族不可遽加讓削而廣島其治所也不奪此莫以正典刑
焉議未決會輝元使者來曰生死唯命若垂大仁得領周
防長門望外之幸也德川公大喜許之盡收其餘六州惠

此為龍結心
之計

瓊匿伊吹山出依秀元聞其通東軍去匿鞍馬聞吉川氏
來索又出匿本願寺子院近江僧樂鎮素與之惡以告東
將奧平信昌信昌遣兵捕之從者輿載走東寺追兵已迫
從者度不可脫隔輿刺之返鬪皆死惠瓊未殊遂就縛十
月朔與石田小西長東等皆梟首京師輝元徙長門治于
萩城食三十萬石不與公役送其子秀就為質輝元既養
秀元而生秀就及隆就德川氏欲分長門于秀元秀元辭
之退居長府以攝國政會其室卒德川公養松平康元女
繼之十三年又以其孫女妻秀就秀就時為四位侍從十
九年冬德川公攻大坂留二婿于江戶秀元因水野忠元

請曰。既辱姻婭。猶何見疑。願為先鋒効力。許之。兵解歸國。
元和元年。夏。兵再起。秀元先西道。諸將至大坂。斬首三百。
級。有賞。秀就取海道。阻風。後至。無罰。寬永元年。秀元在江
戶。輝元使使告之曰。我以二國新封。養十州舊臣。上下共
困。不得給公役。念受封無益。欲返致二國。汝善計之。使我
家不至滅亡。秀元大驚。因土井利勝。白之合德公。公令秀
元計之。秀元檢二國田。得七十八萬石。輝元聞之。大喜。二
年。輝元卒。次年。秀就為左近衛少將。八年。秀元還政於秀
就。大猷公曰。秀元成童為外征元帥。門望皆隆。真我老友
也。數延與語。子孫仍居長府。食五萬石。就隆居周防。德山

亦食五萬石。秀元次子元知。居長門。清來。食一萬石。豐臣
氏質森高政。以森與毛利國音相近。遂冒毛利氏居豐後。
佐伯。食六萬石。關原之役。在大坂。削四萬石。此五家與宗
家皆有至今。宗家世任侍從。遷少將。而從四位下。大膳。入
夫為其常銜。襲廣元。元就故事也。吉川氏以存宗家之功。
世食岩國六萬石。秀秋以內應之功。食備前。美作。松野。主
馬。蓋食其祿。去。歷京師。無何。秀秋卒。無嗣。國除。小早川氏
遂不祀。元春臨終遺書戒輝元曰。往日吾兄弟並為先鋒。
推子為元帥。今天下已有主矣。子慎勿自視如往日。隆景
之將沒也。亦戒之曰。天下將亂。子第退守。勿進。取使我家

結出森高政即
應元就臨終書
世屬一氣貫注

有。維。其。如。先。君。者。則。可。否。而。爭。權。於。天。下。是。自。速。禍。也。輝
元。忘。二。叔。言。毛。利。氏。以。故。削。黜。云。

外。史。氏。曰。余。安。藝。人。也。俯。仰。其。都。邑。城。池。輒。懷。毛。利。氏。盛
時。每。觀。嚴。島。亦。未。嘗。不。想。見。元。就。之。鑿。賊。也。夫。室。町。之。時。
天。下。紛。紛。日。事。兵。爭。如。群。兒。鬪。暗。中。喧。呶。毆。擊。一。仆。一。起。
誰。知。其。曲。直。孟。子。所。謂。無。義。戰。者。是。已。唯。元。就。之。於。陶。賊。
與。北。條。早。雲。之。於。堀。越。羽。柴。秀。吉。之。於。明。智。其。事。皆。可。稱。
道。故。其。功。効。皆。致。如。此。而。元。就。最。其。難。者。也。夫。亂。臣。賊。子。
人。得。討。之。然。戰。國。之。俗。唯。見。利。而。不。聞。義。如。陶。賊。之。事。四
隣。牧。伯。熟。視。莫。敢。齟。齬。甚。至。相。率。歸。之。以。為。倚。賴。獨。元。就。

一語定計簡無遺

振起精神鋪張
揚厲

救入深際

議論風生直
自別能道人所
不能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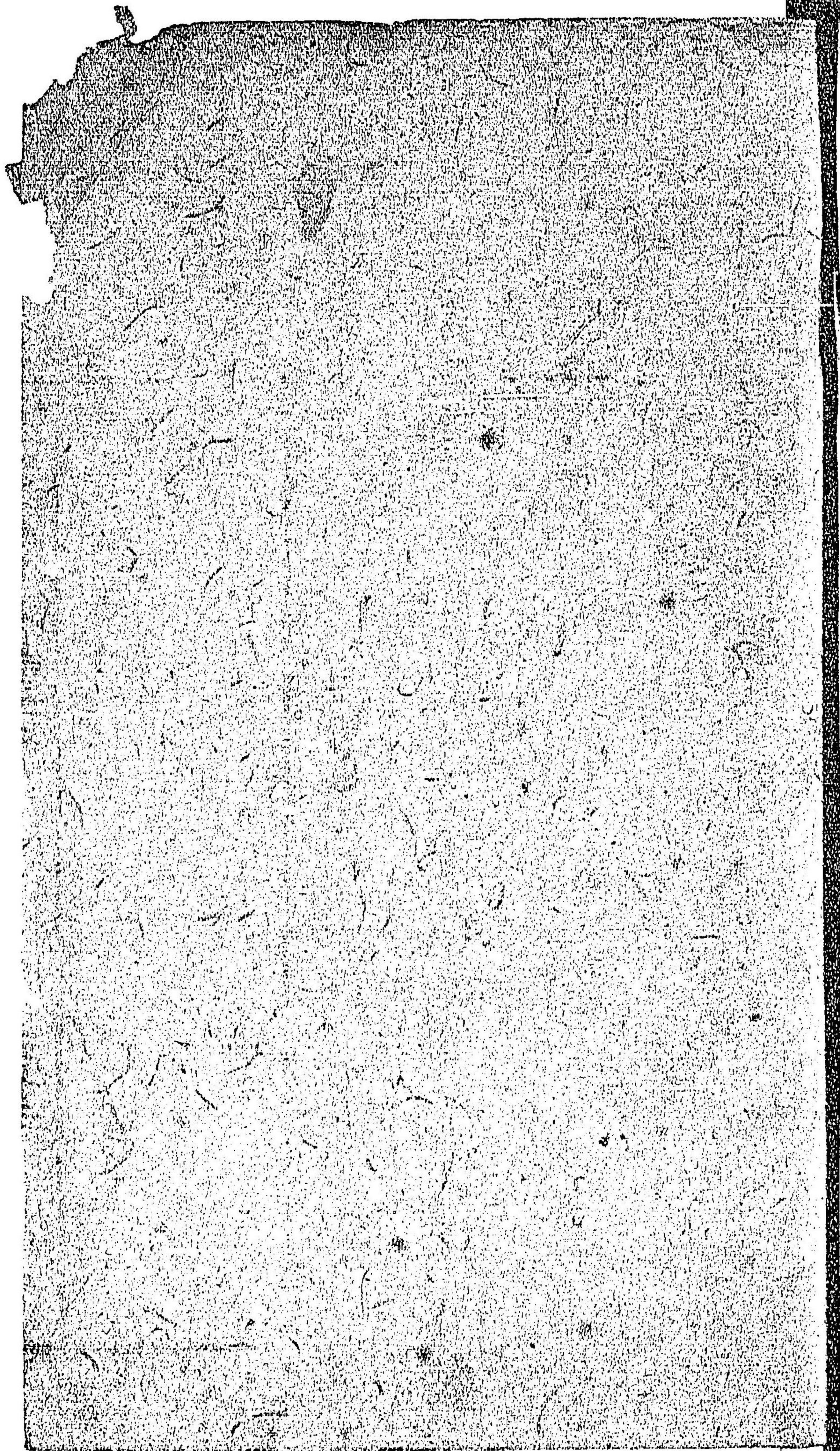
斷得確不移

以。微。力。圖。誅。討。而。又。請。之。天。子。名。正。言。從。義。旗。所。指。無。堅
不。破。如。揭。炬。暗。室。衆。目。駭。觀。足。以。伸。大。義。於。天。下。使。天。下
響。應。歸。之。而。何。十。三。州。之。足。圖。也。哉。大。凡。英。雄。成。事。皆。以
為。其。智。略。所。致。而。其。事。之。合。義。有。能。服。人。心。者。而。不。自。知
也。後。之。追。論。者。亦。徒。視。其。成。敗。謂。盡。成。於。其。智。慮。而。不。知
天。下。之。事。有。出。智。慮。所。不。及。況。當。夫。危。疑。之。際。機。會。之。來
間。不。容。髮。苟。以。區。區。計。算。要。之。萬。全。吾。見。其。終。身。而。不。及
專。耳。故。彼。治。世。之。論。不。可。以。揣。亂。世。英。雄。也。吾。論。元。就。不
言。其。智。略。而。言。其。果。斷。不。言。其。果。斷。而。言。其。事。之。合。義。至
於。請。之。天。子。又。義。之。大。者。矣。且。觀。其。效。貢。賦。助。舉。朝。儀。則。

存心王室。非一日也。昔者孫堅以英雄之姿。志嚮漢室。奮討強賊。出身不顧。又有策權之子。遂能據有江東。以魏武之勢。而不能取焉。毛利氏之以關西抗織田氏。庶幾類之矣。元泰之善戰也。類策。而隆景之善謀也。類權。皆絕人之才。而戮力協心。臣事輝元。使之不失舊業。是其義最為不可及焉。輝元雖無孫皓之虐。而不量力度德。而爭衡於中原。宜乎其削弱也。然其封土屹然。猶雄西陸者。豈非由元就父子之高義哉。

讀史氏曰。毛利氏之才。亦可以併吞六道。席捲五畿。而不能大得志者。緣有雄才大畧之人。並生於其間。為所居之

地限之。則可成鼎峙之形。不能展一匡之謀也。原其所以為者。一本正大。非卓犖之奸雄。亦高光之磊落。而其固本保民。守戰行軍。用人之法。皆合於義。夫當時之事勢。至岌岌也。當時之人心。至擾擾也。而獨有一守正不苟。以義自持之毛利氏出。然後狡焉思逞之徒。不敢肆行其志。而國勢亦藉以少安。則其所以維持於世道人心間者。豈淺鮮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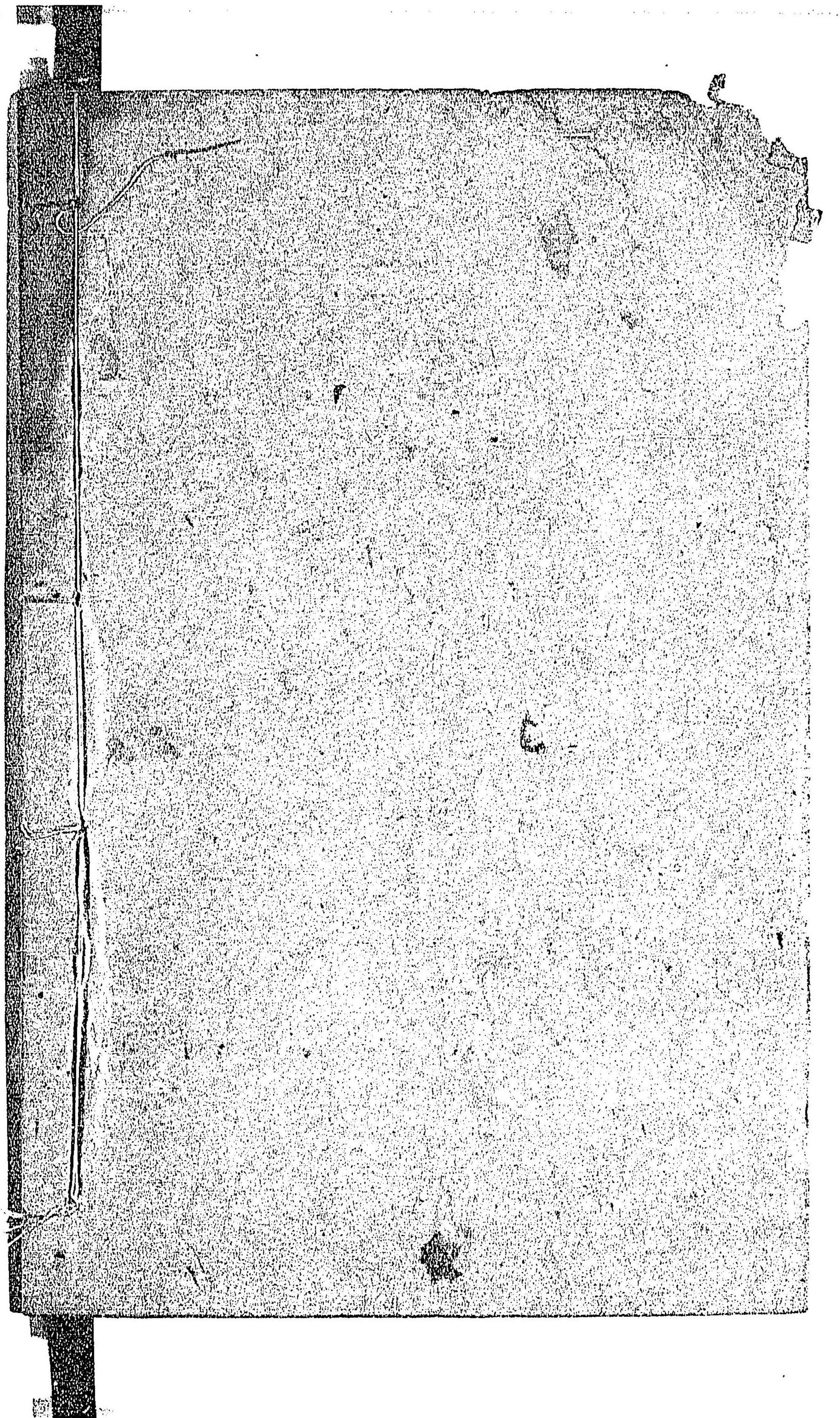


Vertical text or markings in the left margin of the right-hand page.

木外共

卷十二

三十三



000876-00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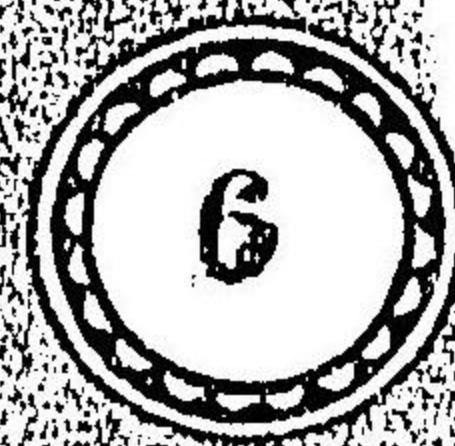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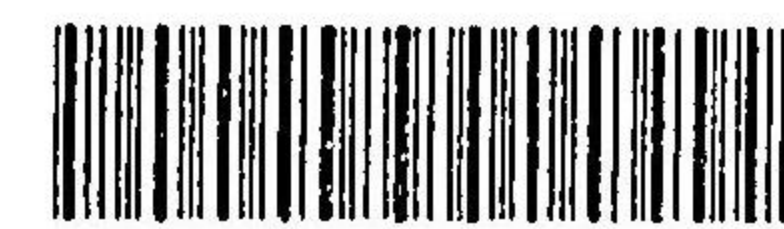
210.13-R15n

日本外史

頼山 陽/著

M13

ACB-2140



210.13

R15n